

筓河文集卷十四

國子監生洪君權厝碣銘



余至太平之初陽湖縣學生洪禮吉來從余遊禮吉能詩歌其貌温然而中英英有氣余讀其所擬樂府心奇之留幕中明年春三月禮吉乞餘姚邵進士晉涵爲其尊甫君狀請余銘余益從問其家世及尊甫君生平之詳禮吉再拜言曰禮吉四歲孤不能詳吾父行然聞諸吾母及父執友言吾父爲人介介其接於物也和故年三十有八卽死無祿與位而弔者有餘悲至今知吾父者或見禮吉爲言

筓河文集卷十四

一

之而流涕禮吉不能詳其何以致也聞歲在辛未吾父遇疾於太倉且革以歸舟及常州城三十里是時吾母抱持禮吉兄弟倉皇迎訣於祿社而吾父卽瞑蓋不獲反斂於家又以貧不克葬權厝於郊外之天甯寺至今二十二年禮吉益長而心痛焉今者始獲乞先生銘冀有日以葬而有以慰吾父也余悲其詞而爲之文按君姓洪氏諱翹字楚珩又字午峯洪故爲休甯著姓高祖考諱遠明工部尙書諡恭毅曾祖考諱宗彝贈中憲大夫山西大同府知府祖考諱璟山西大同府知府考諱公案國子監生妣趙氏武進翰林院修撰能詔女也初大同以城隍壞請繕甃旣

去官大官召吏持算核減以爲不實當償帑金十萬以上
有子十一人公案獨任曰公案侍父官知狀當償則盡鬻
私產以償會熊詔弟鳳詔知太原府有罪籍沒臨刑屬子
四人於公案仇人告其寄頓趙氏貲財有司并籍洪氏公
案弗爲意率保其孤至僦屋居日不能一食鄉人義之君
事父以孝謹而友於諸弟父嚴重諸子有小過必痛杖之
君每逢父怒則令諸弟匿鄰家而身獨受大杖或曰大杖
不走不孝君曰父何至杖殺其子吾不忍重父怒也則長
跪達夜父寤意良解乃率諸弟見如初父以家貧命季翺
輟誦學爲賈翺願讀書而不敢言則持君泣君曰弟入塾

奇河文集卷十四

二

當自勉力學吾買餅餌啗汝居數月父知之許季業季爲
縣學生有聞兄弟歲時從趙氏飲酒醉漏下父已寢君入
門一一送諸弟入室寢戒諸婦勿驚令堂上聞然後寢旣
籍沒家無旦夕見糧君娶於蔣夫婦侍養必致潔蔣氏數
饋女食君必召諸弟妹人人徧食乃與婦啜其餘率以爲
恆僦屋後臨大池歲行溽雨水入室浸牀榻下君率婦居
其湫隘以故貧甚而先後無間言君早能文常從趙氏昆
弟應常州府童子試試高等趙氏輒止之毋應試學使者
君始援例爲國子監生又以貧養計不得率治省試業於
時幕遊爲書記於府州縣間禮幣所入絲毫必歸以奉父

在外未嘗治一衣買一蔬果間有贈遺則亦贈遺其所知之貧而賢者每歲間歸問安畢則入所居室旁之兩間曰兩間書屋坐其中懸看劍圖於壁爲詩及小賦暇則命酒獨飲顧其髭鬚甚美則手捋之呼子姪來前令背誦所誦書勞以盤中西瓜子數枚與小兒女歡笑罷去以故外內皆樂君之易且厚也君常從父飲里中被酒路遭逆婦者狀有異問之則人言新婦故許字趙秀才父母惡秀才貧而奪女之志以嫁回回君父子怒奮擊篡之而醵錢召趙秀才歸爲匹偶回回愬之官君前辯侃侃不屈官爲杖回回遣之有江西提督某負君家金三千兩君父命君持券責之至軍門提督出迎請合券旣得券則面詐背前負語且侵辱君君笑曰翹雖貧來謁然豈必以得三千金來哉幸勿復言逕歸報其父退檢故人所負券悉燒之其落落如此君常客江甯某官幕有應鄉試六人者同載渡江江風舟覆紅船飛棹之得不死而行李無銖寸存者六人中武進陳寶通州盛某嘗識君奔告君爲之惻然卽盡出一歲所得金爲六人者治裝卒試比歲卒歸而君歸資竟與六人者同具以語婦婦曰能如是乎便酌清水祀竈神相語以爲笑時君尙未有子暇語婦曰吾在江甯幕中司刑名者以事去主人屬吾代其司適有營卒殺伍卒者獄具

當論死吾以死者之婦亡去疑其情請緩鞫踪迹之果得實乃率婦有所私率歸遭之逸率怒拔刀磨於石大言且殺汝二人婦出呼私者反奪刀殺率乘夜跳明日營率來呼其伍不應排戶躡尸血污衣驚出爲道路所執尸刀在率無以自辯誣服者也吾爲正其奏當活一人當有子矣已而再舉子君竟以幕遊路率時乾隆十六年辛未七月也君生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年三十有八娶蔣氏雲南嶧峨縣知縣敦清女子二人禮吉清迪清迪出爲君弟翻後女三一適芮宮桂一適汪德渭一適史桂君行固長者鳳詔之子某君舅行也豪於里或調黃鶯見斥其短君從外

筭河文集卷十四

四

歸中途拾詞以示某且規焉某慙疑君所爲起撻之君曰非是曰然則誰所爲君識其書知其人率受撻無所言有宋某故警身君家其子已爲諸生或欲發之君聞急索故約還之事得解以故君之卽厝也執紼而飲泣者幾百人

有鄰嫗聞而哭曰嫗今未卽鬼餒死矣十九年甲戌天甯寺火掠火者羣見火中有翁將數人昇柩以走羣呼翁翁亦呼曰諸君助我昇洪楚珩柩羣爭應曰然然旣出視翁鬚眉焦盡問之則通州盛聰聰卽君歲贈遺所知之一也嗚呼君之率而其德在人如是今禮吉文章有立行大其阡也已銘曰

德有餘年胡短葬必大厝焉穩子文章之聞鳳之翺麟之
頽臆不於厥身

按禮吉後
名亮吉

汀州府同知吳君墓誌銘

余初識二匏在丁丑之冬時二匏年四十餘用諸生再召
試得官爲中書舍人方未至京師嘉定錢學士大昕爲余
言吳君二匏歛之詞人也比至相見於歛縣館舍中其容
樸出其詞讀之清以麗言華而行樸殆所謂君子者邪自
是居京師者十年與余之交也澹然數試禮部幾遇矣已
而數躡余出自闈中輒執手相勞苦二匏輒自解而罷與
余之交久而彌至十年中間一歸省其母再至京師頽然
一目眚且老矣久之遷典籍辛卯計舍人俸六年當遷出
爲汀州府同知便道至家再省其母壬辰春至官暴卒於
汀州其年三月余試徽士聞其死也悲之憶二匏在京師
咸邸致之爲上賓王子輔國公瑤華主人呼曰二匏先生
爲我譜新樂府每一詞成王子坐君左席召伶優子弟遞
進倚聲按譜一時豔傳時江甯王生梅君年二十餘玉貌
驚才以工詩名聲出邸客獨心折二匏二匏亦忘年與之
交相善也二人同居五老衲衲每賢豪通人車騎過東城
不之王則之吳辛卯之春梅君病歛血二匏過余蹙見於
色已而余入貢院分校試事旣罷出而梅君死矣二匏亦

報罷於時相與歛歔太息以爲才人之不及永年而不知君官之一出年及改而死也茲余來徽州二匏兄甯松原方就應諸生科試文章出諸少年右而二匏年不及其兄而死然吾猶喜見二匏之兄之健爲擊節其文也又讀全椒金君兆燕所作二匏傳述二匏之幼事太宜人如處女太宜人戲呼曰閨媛其在京師當笙歌管絃之交背隅獨歎引枕而泣慕太宜人五十如其數歲時且曰二匏死江南人無能作綺語者信然益嘆余向者知二匏中行之未盡而其爲詞人之君子不妄也二匏諱寬字猗芍二匏其別字也歛人生於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卒於乾隆壬辰某

笥河文集卷十四

六

月某日年五十有口癸酉拔貢生了丑召試舉人

欽

賜內閣中書舍人福建汀州府同知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母某氏祖父皆贈如其官配某氏

敕贈孺人子

口人銘曰

昔吳原博以匏自號文達命通君同其姓又同名匏無所容曰官不若曰年不若詞鏗奇工黃山之麓骨託斯阿以韻歛風

處士安州張君墓碣銘

乾隆癸酉余始舉於鄉而安州張子潤名在是榜之副與余爲同歲生後七年己卯潤再鄉舉有名今年丁亥春來

從余遊稱弟子余獲與晨夕知其爲人且聞其家孝友至於五世同居邈然有古人之思先是乙酉二月潤偕兄玉清奉母柩與父合葬丙戌母夫人以節孝獲旌於朝官爲建坊迄今夏坊成潤欲立碣墓前以著懿行而請銘於余余曰銘必以實子其告余潤曰潤之母節以父故然吾父之死不忍言也余告之曰不忍言者不中道不言可也如其道是行與銘宜子必言之潤則遷延哽咽良久而後言曰潤家自高曾以來至於王父輩而孝友益篤其治家而教子弟也益嚴潤聞之吾母吾父年二十三次舉潤逾月而鄉里有相索爲湯餅之會者時吾父或他稱貸以供客已而無錢以償外責諸王父覺而厲訶之於時內懼王父歸且督過不敢自明而退自經於萑葦之間比吾王父歸而求其死恐大盡傷吾曾王父暨諸王父之心其哭之也淚不下曰唉若愚何以至此蓋三日而埋之當是時兄玉清生三歲潤纔兩月兒耳潤母撫之泣曰吾固當死然必待若曹小成立申厥父志然後死吾以若王父之私愛其子度之知若曹之必有立也蓋自是終身撫兄玉清及潤以至於今嗚呼然則吾父之死實自不孝潤之生也潤何忍言余聞之而太息卒謂之曰子之王父實孝而友不私其子仁之至也子之母心厥舅之心撫厥孤以畢其

節義之至也余聞曾子嘗誤斷瓜以受父撻流血孔子責之申生愛父不敢自明死而君子以爲恭今子之父過同乎曾子而恭合於申生又遭賢父死非不得子之母相賢夫苦節得旌並與金石例稱子何懷哉按君諱和修先世明永樂中自小興州遷居州之壘頭村十餘傳而至君祖諱仁民州學增廣生父諱琇程侯選縣丞祖故好俠重交遊而父篤於孝友其視君之兩叔如己君亦視父弟如父滔至少言鄉里愛之嘗侍父疾累日不汗君則夜夜焚香向天祝疾且篤而汗母趙之喪君晝夜哭有小妹始晬亦晝夜哭君在喪次雖夜必起抱持之哭聲及妹睡而止人

晉河文集卷十四

八

咸以爲孝君年十五娶於趙趙孺人年十九與君偕事二人並得其歡心君率孺人守節以強撫君子其執婦道也尤謹慎後事兩姑並繼室比老而姑以爲孝鄰婦稱之其撫二子也必以淚教曰若能讀書有立若父死不憾矣吾不死以撫若不憾矣至歲己卯潤舉順天鄉試庚辰玉清試爲州學生孺人爲之少喜然其所以泣而誨之者如初其居家雖有疾辨明則起凡一切任磨織席勞苦之事未嘗後人以故諸娣姒諸婦莫不以爲賢潤之所以述其實者如此余謂潤曰子知子之家所以五世同居者邪子之王父以磊落樸厚起家而之所以不私愛其子而兄弟之

愛用益篤者此古人所難也子王父雖賢而內有子之母爲冢婦以率先之又重之以節孝故外內以正不然何以得此然則子之父雖不幸賢而早死而家之興實蘖焉韓子所謂潛德之幽光當發者也是不可以不碣君生於康熙戊子年五月十五日卒於雍正庚戌年九月二十一日趙孺人生於康熙甲申年正月初六日卒於乾隆癸未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以哭舅疾有加歷三月而卒年六十子二玉清潤孫二元楷玉清生元桂玉清生嗣潤銘曰君死而賢兮鄉人歎婦不死而克孝兮鄰嬾無間言家之昌兮子又賢蘆中人兮魂來還

晉河文集卷十四

九

安平縣知縣郭君墓誌銘

余憶乙酉春同年進士平遙郭君來謁選司爲余言其從叔肯構先生之力行而乞余爲表其墓余雖久之未遂爲然竊讀君所撰行狀文而能質以爲庶幾古人之風而心賢郭君之能詳言之也其年君獲選深州之安平安平去京師近君之治聲日至於耳又竊賢君能以其家長者之行力行於其官也旣而聞之君以父老乞終養上官已許之矣而安平之人數百里走相屬赴上官乞留君或走安平之署乞於君之父勿令君去君卒不得去而留安平安平人乃喜相與藝香炎炎操之額上迎君入於縣若迎神

然嗟乎君使人愛之若此君果賢已乾隆三十有二年歲
在丁亥冬十二月君以父憂去官安平之人復盡走上官
乞留君在官終喪格於例不果行於是君扶父柩哭以走
安平之人亦從君哭以走若喪其父越明年秋八月君竟
死矣悲夫君諱興讓字禮賓一字牧軒先世自陝西渭南
徙山西平遙之王郭村爲汾州府平遙縣人曾祖諱紹儀
祖諱爾強縣學生父諱大機縣學優行生例贈文林郎鄉
人所稱肯堂先生也君家累世同居肯堂先生與從弟肯
構先生終身相友如同產子弟化之汾晉之間推郭氏家
法當事亦屢旌其門云君生而嶷然從叔肯構先生愛之

晉河文集卷十四

十一

而君父所以督課君者甚嚴早歲知名癸酉以選拔生不
及貢舉於鄉明年甲戌成進士平遙人士自 本朝成進
士者由君始君旣成進士歸讀書又十年乃謁選得縣君
之治安平也早作夜息以勤民而奉持之以小心終日兀
坐鈐印之舍與外相聞吏役不得因緣爲奸利嘗曰得罪
上官罷而已得罪百姓詈可盡乎會令當修城修城當用
灰及甃而陶甃者必用柴凡主辦柴與灰或不善則民病
甚縣不產灰去縣計程六日至曲陽始有灰厥君出告其
父老曰民當輓灰甚勞苦然亦民事也若將車一輛吾與
大錢二千更益三百佐若酒食吾親給若何如民挾以往

不日而灰告集又告曰計吾縣畝當出柴一斤以佐陶吾給若直有數十村民爭輸柴不願受直君率諭給之城畢縣人稱之曰安平城成鷄狗不驚父母神明縣當試弟子以上學使者或夜持四百金爲君壽請曰某子願得首舉君正謝之曰若休矣若欲我爲關西罪人邪其不可犯又如此君去安平之三月民思之爲立碑一置北門一置西門曰我思公其無方乎君生於康熙六十年辛丑三月朔日卒於乾隆三十三年八月望日年四十有八配張氏恩榮官復興女子豐恆豐謨將以三十四年仲春吉日卜葬君使來京師乞銘銘曰

晉河文集卷十四

十一

平遙進士君則始安平神君君則有父養則終兮子可以死

邵武縣學生朱君墓誌銘

邵武朱鏞以歲辛丑來應禮部試聞其父赴奔喪卽塗爲余泣求銘其墓石曰鏞父以去臘逼除考終於家鏞不及視含飯子道不可容幸先生哀而賜之立言之文庶託以無窮焉余謹諾案君諱圻字伯宏一字蕙齋累世居邵武曾祖紹裘祖晉父炳君早以事父孝聞父歿盡哀禮而事祖母危復以孝聞祖母疾君禱於神而瘳少間呼君謂之曰嚮夕吾髮鬢見一老人草衣而帶授我菊梗二十有一

曰爾孫爲爾祈也吾寢而差聞爾果祈邪後越二十一年危年九十一竟無疾而終祖母居恆故好施舍君則別儲一室凡穀麥錢帛具以待危之所欲施者毋缺供焉曾祖母童有族子老而破其產無以活君則歲出米八石屬之邱家源金山寺僧俾給其朝夕食竟畢其身其推曾祖母之愛也自父及祖母歿君歲遇伏臘令子孫弗爲酒食如常曰曰吾不獲養尊老者而顧令若曹卑幼者向我數數拜邪君每行上壠壠以水晶名上峻而滑窮於攀躋君雖老必令子孫掖而上思慕涕洟如少時後至七十有五子孫力勸公今雖掖亦不可上也乃止而家祭焉君旣以孝弟力行而遇物也厚且直會縣修學縣人推君董其役自歲丁亥至己丑凡三年而君則寒暑風雨往無一日輟一日有匠人設麩食召董事者會食君詫問諸君董役間當餽匠人而反受匠人餽邪眾皆慙而罷時匠人將欲以他木附廟木間眾口也以君故不行府北門有溪樵水所經流以合於杭川者也北通建陽西達江西以往雨漲橫作行者病甚奸民或買舟賣渡居奇日再渡耳窮且擔者輒望洋而泣君毅然蠲田八十畝建義渡二榜人六月給食歲給修船費而人大便利君少時有故人吳生廷機才而早死臨卒屬君曰吾貧讀書而死得妻不嫁足矣重爲君

累奈何君泣曰諾吳生妻居僻巷君數至門外給粟焉後病而屋漏延君入視君曰否自是不復至其門而粟月日以給凡幾十年後吳妻七十有一而卒固請君至令媪扶拜於牀下君逡巡引避吳妻曰今日邂逅先夫於地下拜君之德畢矣君隱行類此者尙多君生於康熙辛巳秋八月二日卒於乾隆庚子冬十二月二十七日年八十有一娶邱先君率側室胡子八長鑑國子監生邱生次鎰國子監生胡生次銍縣學附生邱生次鈞胡生次銍乾隆戊子本省舉人邱生次鎔次銘並國子監生次鐸並胡生自庚午邱卒後君不復入側室曰義也孫十溥鑑生深濬鎰生濟瀾鎔生濤銍生澐鎔生某銘生銘曰

筭河文集卷十四

三

君歲歲拜兮水晶壠送君藏於北門之外兮子孫擗且踊孝視世世兮鄉人誦行者跂兮墓木萋以葦

附貢生楊君墓誌銘

余以乾隆庚子夏四月試汀之屬縣連城得芷溪楊氏之士秀者五六人而曰登宴曰登璐曰新曰進者數來見於福州余詫問曰生家何所積累而讀書至此則知有楊君顯聖者隱德士也登宴登璐其少孫曰新曰進者其曾孫輩也余嘆曰其有自矣登宴等僉曰我家適卜以今年冬十月二十六日葬我祖於本鄉茶山口之邊若獲使者銘

所謂發潛德之光吾祖果不死矣余諾銘之案君諱顯聖字人鳳一字德庵自宋末世居連城曾祖茂誠祖大宙父高爆君生康熙丁卯年二月十二日卒乾隆戊辰年五月十七日年六十有二初以康熙丙戌試爲縣學生癸巳入貲爲附貢生家力田而好讀書善於其鄉篤老不怠嘗召工作書室近茶山口及後人增拓之至五十餘楹蓋數十年矣茶山口當芷溪中央四方客有好讀書者至君揖之入室俾具炊爨自讀書而躬以束脩禮致通人爲之師人人各治其業客學有所得或願去則聽之而君躬坐書室共出入處且讀且時觀欣然以爲樂也邨去縣百餘里在

笥河文集卷十四

十四

重山叔杼間君與邨人約吾邨突有警奈何其願家出人者與之錢日幾人以詰狀貌喉齒異者不得頓止夜則巡山徑用鐸警以故邨之雞犬鳴吠帖然乾隆歲壬戌汀州一府飢米直踴躍貧者無所食君約曰吾鄉出積穀糶之直減見半人爭來赴糶其不能糶食之君則別除隙地二所老者供飯壯以下者授粥一日獲一食其餓於家不願來食所者則餽之米凡四閱月而罷活者無算府聞以匾來旌自是知是縣者旌相繼也邨中三姓楊黃邱而黃氏尤蕃衍君輒爲邨中解紛人輒聽之人人以爲長者雍正中硝禁初嚴而邨中故有私居硝者其族喚君行首之君

曰容隱於法不可顧爾以同姓猝致死數十人可邪吾益棄諸溪流何如皆曰善則盡昇棄之而黃氏之難息邨有婦不得於姑而縊死者婦家雜逕來閱訟君曰死已禍又訟禍邪若闕窳家度無所利則出囊金慰解之而訟者跳去黃氏山葬而上逼田水溜衝墓不克葬兩家相擊殺者累歲矣君款洽謂山上田者曰盍賣田以歸我其人曰長者欲葬邪賣之君則以歸山下者曰爾永永葬矣黃氏築屋美而道當池池上人輒抱榛棘塞之亦輒鬪也君謂池上者吾欲得爾池則扑躍歸君君又以告築室者曰若門道率吾池而行且書約曰吾子及孫世世不得爭塞此道

其事事好行其德也如此以故君行視茶山之口曰吾死當埋此邨中人聞之田有比者曰必以歸君潦有淖者曰必以歸君環所卜左右方隅有缺鬻者曰必以歸君且曰楊翁長者生吾莫加之而況死邪君於是卽其處自爲生壙比卒子孫以形家言遲之三十餘年初卜厝焉而竟葬於此配吳氏後君一歲卒與君合壙子五人升巖升壁起熊宗升亮並爲諸生孫二十一人升巖之子七朝佐登豪鵬登培登範登霖登宴而鵬於乾隆己卯以武舉於鄉升璧之子六登洽鎬登上登月登題登有而登月現官浙江連市巡檢起熊之子三鷗登用登驥宗之子二登翥登翹

升亮之子三登史登璐登衡會孫五十八人而新爲之首元孫十人而殿興爲之長孫及曾孫見爲諸生者凡十餘人嗚呼不有已也純己銘曰

芷溪中央茶山口楊翁隱德有連城之璧照汝後

楊孺人墓誌銘

武進徐生書受歲甲午從余遊其秋應順天試畢而歸遭母楊孺人之喪不及斂毀且殆以書來乞余銘其書詞至痛苦越三年丁酉服闋再北來試再三泣拜而益請銘余窺生之意以爲余銘足以傳若母嗚呼余文何足以傳母也以故愈不敢下筆試又畢生將暫出都且以今年冬將

晉河文集卷十四

七

卜葬用勉塞生之泣而爲之按徐生自述其母行實有絕人者武進楊氏祖父以上累世不試而所學專家精絕孺人之母吳孝婦孺人少佐母養其姑克肖其孝母歿哭見血一目失明丙寅來歸同縣徐君士勳士勳貧甚以教授力養而君舅君姑並在堂孺人晝而執膳夜輒爲女紅佐士勳束脩之不及雖貧甚甘旨未嘗缺於供也以故姑憐若女子孺人同居宛若及諸從子女孺人一以天性遇之人人化而失其睽且晚必集孺人之室莊坐燕語久之各罷去家雖甚貧然至樂也已丑士勳數從計偕應禮部試罷客天津而君舅食病歐歷庚寅辛卯凡二載孺人當

食聞翁歐則罷食歐少間亦稍稍食其日歐甚或問否日飯若干食肴若干耿耿在孺人之心若巧厯然家人但說老人今日歐或否耳以是知其事翁之奇孝矣壬辰翁病漸孺人則闔戶而泣其弟三弟卽之隙間見孺人卽鐙右袒其左臂且自割也涕賊而以其姑命出之則止舅竟卒時士勳方以其年三月得官將之四川家四壁惟空甌無一夕之儲而鄉里親戚聞者以孺人孝故悉匍匐來相救喪以成禮時君姑又臥病孺人則就姑與共寢左右事之竟獲瘳然三月歿粥髮爲之白越二年甲午孺人竟以孝死孺人生平誠於祭先一似躬見其人者子書受幼孺人率之跪拜或懶則呵怒之肅然乃已先卒十日苦暴下猶力疾爲王舅諱日設祭遂至劇也父處士坤曾母吳孝婦所遺手札篋而謹藏之獨處則出之讀且泣篋如初其少女死女生愛除夕每歲小除日孺人必陳其所嗜隱於牀隅祝而祭之書受及姊闈之相持泣不敢入戶限其於子女殆至慈也書受幼時臀間患瘡時時劇跪而讀書孺人手擘蓮的食且課之明日入塾塾師奇書受誦精熟而不知孺人豫教子之不煩其師也歲丙戌書受墮水且死心一念母在輒有出之者歸而投母懷中哭孺人爲設雞酒告於先寢而其年書受獲補縣學生有文且大其世孺人

庶幾不死矣孺人於六親有急必周之若富者族子夢泉
瞽而貿貿來孺人方泔米炊輒分其半俾持去曰若家飢
矣其視僮婢良有恩雖蝨豸未嘗踐而殺也比率閭內及
外行哭失聲瞽子來自擲於地曰天絕我矣君舅在時嘗
曰吾婦古之所謂仁人而未學者邪舅之妹來歸甯見孺
人事舅姑嘆曰女子之曾參也孺人生雍正乙巳夏五月
十三日卒乾隆甲午秋七月二十九日年五十爲丙子舉
人揀發四川知縣徐君士勳元配子書受附學監生女二
小者先卒長者哭孺人亦率余念行年十五喪吾先太夫
人以爲吾母之賢近古未有也比聞人有賢母輒心悲以
動茲於書受之泣請銘其母之賢余蓋心泣而銘之銘曰
蔥蔥松根下虎魄桐花鳳么么嗚其實之得誰家賢母子
藉藉烏有親鳩則均蟲避麟鳴呼母之仁我文其石三尺
墳

葛太宜人墓碣銘

歲庚寅余主試福建所得士侯官林其宴爲余言其母太
宜人之賢甚苦曰母娠其宴時居文儒坊老屋屋有井老
茶杈朽數十圍覆井上母汲於井風雨暴至空中燦若黃
紙下墮母驚棄水走屋而及霹靂從井中起震聲欲裂擊
老茶樹之半飛去明日半焦槎在烏石山顛居數月而其

寔生是其寔在母幾累母之逢此厄也其寔生六歲始能
行前此恆在母背母貧且病咳血日數升且背兒且製通
草花以謀活其寔薨去母背輒呱呱泣母憐之咳血滿屋
地不弛其兒是其寔之無知累母苦如此比其寔通籍獲
官於朝貧如初而母不令其寔在官知狀行年五十有
六竟卒吾母蓋終身苦也噫其語可悲乞余爲之墓銘按
太宜人葛其姓早喪父母依舅家日爲舅家抱甕行汲二
十而嫁林君某喜曰吾今獲爲秀才妻矣然嫁之日猶爲
舅家汲數十反而後行林君家亦貧甚用手指治紅佐夫
讀書及供給其諸子亦然林君課子嚴輒予小杖太宜人
外益助責之而內實憐之也後歲壬午夫舉於鄉辛卯子
其寔成進士官戶部額外主事其年遇覃恩獲封宜
人而太宜人不改其貧然貧實如初竟以乾隆戊戌夏閏
六月五日卒其生在雍正癸卯春正月二十有三日年五
十有六而已太宜人故能貧而尤賢其寔在官請迎養太
宜人喟然曰吾妯娌四以貧相守者三十餘年吾不忍違
之就汝也卒不行有族娣陳寡而窮撫其孤太宜人輒嗇
搏其貧所有者以衣食之歲月繼曰吾敬吾娣節也其行
在相實應銘法子三元器侯官縣學生娶高其寔戶部江
南清吏司主事娶薛又娶楊其光娶蔡孫一臺郎元器生

乾隆庚子冬十一月二十五日諸子奉太宜人柩葬於貓頭山右元沙之邊銘曰
厥生初母夢神人送老夫人實生太宜人嗚呼不獲厥老而貴有聞藏也反其真曷爲乎長貧曷爲乎長貧

李恭人墓碣銘

海澄陳天感以乾隆己亥舉其鄉出余弟石君之門辛丑再試禮部罷歸而天感王母李先歲庚子夏五月十九日李天感行當別余乞爲銘其王母之墓余辭曰子行日迫矣恐不及銘天感請曰請固待銘而後行余重其請爲作銘按李故漳望族也父靜獻處士生恭人年十七歸於陳

荷河文集卷十四

三

君鳳儀陳氏初籍海澄後遷漳州府城居之陳君好義其生平急人之急鄰有喪其妻而樁不具者君曰奈何傾其囊爲具樁恭人贊之曰善君子孫自有福也其善成夫之善如此當是時君舅老矣在堂恭人日日齋爲舅祈壽比舅歿而恭人竟恆齋歲時相夫承宗祀必飭必潔必躬親之以先舅之故者荔支也前祀之日恭人則躬推磨旋之石置稻麥其中力磨之成粉屑矣然後掇荔支實除其外壳及其中核雜而蒸之以作養也養餌既具厥香升於室中及他人代作之不能然也其他一一必自治之以供祭物僉曰恭人之誠事如舅生如此邪陳君有季弟出爲戴

氏後而死恭人爲其子娶婦如己子也又有幼妹長歸王
已而死恭人爲之計繼嗣立曰是妹我所提攜以成也必
始終焉恭人父母早歿而兄弟不能立爲設主立後終身
不敢懈其厚所厚也如此恭人中年夫既歿家小豐矣其
自奉恆至薄漳俗日三餐恭人再耳日日撙其早饗之糧
以一器納筐中待筐之盈也則以分給族鄰之不具食者
間當食時有丐者在門則徹食案所設悉賜丐者是日卽
一食曰我縱偶不飽而彼常餓也恭人嘗臥疾醫者診之
曰法當服人藪否勿治於時家人日具藪以進恭人恭人
聞鄰有窮而瘵者則傾所具藪陰遣人持贈之瘵者愈左

筭河文集卷十四

三

右侍恭人者久而覺之大驚而恭人竟不藪而亦愈其自
奉薄而厚於人也若不知其自薄也又如此嗚呼恭人所
謂孳孳爲善者矣恭人生於康熙戊子秋八月二十六日
卒於乾隆庚子夏五月十九日年七十有三實爲 誥

贈奉政大夫晉贈中憲大夫諱鳳儀之元配子六元泰州
同知加三級元仁州同知元義州同知加五級元禮國子
監生元智早卒元信國子監生出嗣孫十有四元泰生者
五天感乾隆己亥舉人應瑞疇照元仁生者二玉成元義
生者二華綸元禮生者一紅元智生者二階旭曾孫四並
幼銘曰

善一而專以畢厥身恭人日日損一食天百益爾子子孫
孫嗚呼孰尙忍乎不仁

陳安人墓誌銘

侯官陳安人生於康熙甲申年十二月十一日卒於乾隆
己亥年十二月十七日年七十有六爲湖廣襄安鄖道子
威曾孫女爲甯德縣學教諭統彝孫女爲直隸某州知州
身女其得稱安人則以旣卒後其夫林朝綱獲 恩賜
都察院經歷銜六品例稱者也安人幼慧喜翰墨以父遠
官畿輔在家奉母以至孝聞母病遵漸安人隱家人刲左
股肉以煮藥母服之而瘳年十八歸林氏以不逮事舅姑

笥河文集卷十四

三

爲憾選忌日佐朝綱奉匱上食輒歔歔涕橫落間語夫曰
先舅先姑窀穸未覲埵焉請悉鬻新婦奩飾以助贅穴可
乎朝綱曰切哉爰以歲壬子奉二親之槥葬於福州府城
北之牛阮葬畢安人歸而始有豫色其孝蓋天性也安人
有二男長元俊次紹芳安人佐夫督子極嚴其望之學以
成也甚摯已而元俊試爲縣學生早卒紹芳則以己亥冬
余爲學使者始試入府學其十有二月十有六日紹芳自
使者院冠頂簪花而歸拜於祠下次拜其父母安人喜謂
紹芳曰吾家世有聞而若父八十餘尙困頓在諸生然志
未衰茲若又獲廁名於學吾願差畢矣明日竟無疾而逝

尋朝綱來謁爲余言且流涕余慰之曰若君者庶幾增重昔人伉儷之風矣然君之婦待君之子成禮而卽終全乎終者也年幾八十乃返其真而君益壽考不得謂之不偕老也君又奚悼焉其明年朝綱秋試罷監臨以其年

聞獲

賜舉人於時朝綱氣力尙壯獨走與驛傳競速

竟及應禮部試知貢舉又言朝綱年過八十以上再獲

賜六品登銜於

朝旣歸卜葬其室而婦陳獲以安人

之稱告窆嗚呼安人是非克孝而喜翰墨之效邪安人有孫六纘緒顯緒丕緒開緒振緒統緒銘曰

或枯楊萸或枯楊華林娶陳相當厥門宜厥家婦且八十

晉河文集卷十四

三

而死夫八十年未已用年獲舉官獲六品始林翁逡巡築婦墳銘內之稱安人掩土號哭而虞還兮扶翁一子將六孫

黃孺人墓誌銘

代馮生廷工從余遊戊戌冬自其家千里來謁請余爲其婦黃誌墓石余聞禮內言不出惻然馮生所述婦行可信也且生之行端有素信於余者矧其言邪按生婦姓黃氏生同省山陰之安祥寺村人父家鳳縣學生母馮生族姑也七歲父卒獨與母居家稱其賢十八而于歸於馮乾隆戊寅春正月也馮生亦十六而孤二十一而授室婦來廟

見畢稱先舅先姑以事君子馮生宜之稱曰婦事廷工恂
恂如子之事嚴君也其宴私之際也如賓而講習如良友
也自初歸歲冬生女子子病幾殆而復自是病輒作止者
閱二十年中間丁亥舉男子子矣七歲而殤則私鬻簪珥
爲生買妾胡已而有身丁酉春免又女子子也婦鬱鬱曰
禮士娶妻及有側室凡爲無後也而今如是越歲卒其年
戊戌春馮生自念以諸生試屢黜去入貲就教職需次太
原夏六月檄署大同府學訓導過家留數日去官所而婦
竟以閏六月二十九日卒於家生聞之悲甚悲其賢也故
狀之具昔人之情與文焉而余更從生問得其敬事夫而
有合於禮與經者謹比例書之按記內則稱婦事舅姑而
繼之曰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是妻事夫之文例於此也
婦之事馮生每奉生冠衣非盥手不以奉示遠褻也與記
冠帶垢和灰請漱鄭君云手曰漱孔氏云冠帶旣尊故以
手漱之文合婦倉卒授生衣及冠必以悅幣薦之然後授
之此與記文其相授則女受以筐其無筐則坐奠之而後
取之義合又婦視生饌則必躬舉以進而侍於旁生且食
且繙書不喜人以語亂之有自門外來者婦必褰簾詔之
令毋入率食以爲常間有嘉肴生輒留其半以予婦婦不
敢食也其食者夫餽俟再食必舉所予復進俟生舉箸食

則喜而侍食按記敦牟厄匪餒莫敢用與恆飲食非餒
莫之敢飲食以故婦於生所留遺之半不敢食也又記既
食恆餒鄭君云每食餒而盡之末有原也孔氏云無所有
餘而再食也以故婦必復以進者所以尊夫朝夕恆食知
其自食者必夫之餒而未有原也其動合於禮也如是生
既宜其婦與婦居好以論語說說家事婦則從容間出辨
證往往相說以解每歲冬夜月上夫婦披衣起更端或達
旦以爲樂如云君子易事而難說婦曰嫗與婢喜言人家
短長諸姑伯姊或亦喜聽此新婦遇之則謹辭曰若且去
或與難說說近邪此邪曷不受妄說之疏也又生語婦貧

寄河文集卷十四

三

與賤不以其道得之不去此大難婦曰富貴貧賤時爲之
若君子卽時而去我失眞我矣此何晏時有否泰故君子
履道而反貧賤不可違而去之之注也生又言居上不寬
其何以觀我家某叔逮下寬而家不治則寬亦病也婦曰
否也譬之爲室者高其閤閤峻其堂廉而人容焉故可觀
如是而寬洵可觀矣若夫毀垣墮牆以爲寬新婦不識荒
祠敗寺觀於何有生曰善嗟乎微斯言曷足以發明至人
寬觀連類之旨哉其達諸經而體諸物也又如是宜平生
於婦之死而致其悲已婦生歲辛酉八月二十一日卒戊
戌閏六月二十九日年三十有八銘曰

古曰晉之人儻而敬之古曰洛之神習禮而明詩豔馮生
之婦也合厥美而離不壽也生之腸鐵石生之眶雨以溜
也生乎益傷我文其行久且長

范安人墓碣銘

乾隆丁酉代馮君廷正秋山自海外歸喪其嘉耦范安人
哭之逾期而悲知秋山者聞之皆曰若非過情方乙未春
秋山將從其從兄廷丞之官而浮乎臺灣也安人止之曰
君落拓且倦遊矣何忽浮海爲秋山不聽行已果安人則
解所佩順治錢錢面正書原字者謹爲秋山佩之此錢蓋
國初鑄自太原局者也而里語相傳以順加原文爲吉

笥河文集卷十四

三十六

祥曰佩之不逢不若比海舟發揚帆行抵臺灣差一日耳
則颺作於海中舟人沈木貓於海舟與浪簸飜艱不得休
秋山起顧海中萬怪蠕蠕恍惚出覩則持其兄痛哭悔不
聽安人言如是累日颺止達官所作書來告家安人大驚
泣亦累日益念秋山之隔在海外也則設觀世音像於臥
室朝夕禱且祝曰願減已命算祈夫康甯歸無他及秋山
以五月至京師而安人四月二十九日之赴至秋山泣且
呼曰我佩原字錢歸而我婦以禱我獨死我之不死於海
獲歸我婦之算所減而祈邪其秋復至京師泣告余曰廷
正無以答吾婦賢惟公賜銘以傳之已而秋山恩恩以從

兄之事南去明年戊戌冬復來泣拜益請余嘆曰秋山其
鍾於情余所宜銘也已按安人介休范氏父前甯波紹興
台州三府兵備道清洪母高氏安人八歲喪母哭括髮卽
次如成人繼母馮卽秋山之姑也秋山少孤其姑又爲外
姑故長贅於范氏范氏號豪富方爲郎寓京邸僮婢數千
指以上出入侈甚秋山故名家子讀書尙氣心以依婦家
爲恥小不合輒謂婦吾不任居此安人亦心恥以豪家女
視其夫故折節自卑下冀稍稍安夫心然所事者繼母徒
以賢且孝博母歡早夜服御飲食一切實不獲自由他日
繼母所生子患痘瘍頗殆父母過愛甚卽睨之不忍避他
室中獨安人躬鞠視之忘日夜比痘告瘳而衣帶一月爲
之不解於是繼母及內外皆曰賢凡安人所以曲折安秋
山於其家者百端之一也秋山贅范氏凡八年而後偕安
人歸於代其所處殆恆行所至難者秋山旣歸不解治生
產家益落凡九試於鄉自丙子至甲午輒報罷居鬱鬱安
人必預試期爲陳說定數以慰勉之及罷久久必進曰士
讀書初當思發榜發榜後惟有讀書夫子其毋以一第累
心矣秋山嘆以爲名言安人以不逮事先舅先姑每祭必
誠必信漑滌終日畢夫弟廷工行最端敬之如嚴師秋山
出家事纖悉必咨而後行夫妹七歲依安人居凡十三年

而嫁妹居有小失必涕泣曰妹早無父母偶有失言之遽
嫂所不忍忍而不言嫂獲罪於先舅姑矣妹勉自愛小姑
感之去嫁劉氏稱賢婦安人逮下有恩命婢康爲秋山妾
妾有子視之過已所出其卒也妾哭之如哭其母安人生
雍正甲寅十一月五日卒乾隆丁酉四月二十九日年四
十有四以秋山官安徽布政使司經歷例贈安人子守聘
田氏妾所生子定女三人安人生者二妾生者一謹爲碣
於墓而銘之曰

婦嗚夫閼厥身夫趨颺而干海若之鬻與舌兮殞妾魄與
魂禱僧伽兮呵夫君毋促夫之命兮以妾命延夫歸來兮
室有棺棺非木之直直兮化而爲望夫之石兮代土之風
匹颺力兮颺莫撼夫舟之纜土之風則力安人之棺安安
貞不易兮

何君側室袁氏墓石文

余再遊黃山見黃山詩卷有歛何君秉權汝平名已而何
君去就選人需次爲知縣歲乾隆甲午道出揚州買妾於
揚之袁氏袁氏家寒有女二珠適有常熟貴人以重聘求
女女一顧何君語其父母曰不願嫁貴人願之何何君聞
之則遂巡辭曰秉權恐不足以辱厚意且旦夕有京師之
役不克俱若女烏能待我女語父母曰願固待何於是何

君欣然娶之留揚州所親家獨來京師其冬十一月迎以
來女旣至從何君居僦舍不一問揚人服御饌具之華侈
宋宋寒女也間曰君方需次當節用富貴有時胡蚤赫赫
爲每賓客來僦舍舍邇相相內不聞人聲內輒出質首飾
共酒具不使何君聞何君與客飲極歡而罷後聞女如是
益賢之明年夏有身而病語何君曰妾命薄且死事君日
短淺不足致君念然妾父母老有弱弟君肯善視之俾父
母有養卽死君毋念妾矣何君愕曰若何至此秋七月二
日產子不克舉其日卒卒年二十有二何君悲甚其弱弟
走千里來視姊至數日耳哭於柩側不輟聲何君益悲無
所向何君有弟青從余遊愛其兄而懼其傷也旣立致廣
濟陳生秉銓爲畫像以慰之又來言曰敢乞先生爲之文
刻諸永定門東吾鄉人所置石榴莊之窆石俾袁氏之女
託以不死或者其足以塞吾兄之悲余乃依韓子作武侍
御爲妻畫佛之文之旨而爲之詞曰
生簾幕兮無言死房櫳兮無人棗纂纂兮當門蒲桃垂垂
兮覆客軒出入思兮萬千歸骨於石榴之莊兮依夫鄉之
遊魂託文字兮奚傳塞生者之悲兮曰死反其真桃與柳
兮風之媽吹墓門兮徂秋而春

笥河文集卷十五

大興朱筠著

蔣秋涇先生別傳

秋涇先生姓蔣氏諱德字敬持浙江秀水人以所居里近秋涇橋又自號秋涇先生早年喜作詩雍正乙卯先生年二十三舉於鄉從計偕入京師卽與諸先達稱詩日夜苦吟不休乾隆壬戌之春主於余母氏之黨禮部員外郎徐公家與余舅氏名浩及余薦師鄭先生名虎文結文社以待試時西鄰會稽周先生長發官翰林以詩捷敏負重名且晡成七言近體三十首先生輒過從與之倡和計首十

笥河文集卷十五

一

多一二而工蓋過之周先生喜與爲忘年友其夏先生獨報罷而來館於余家時余年十四弟珪年十二先生得之喜甚以爲可教爲余兄弟縱談古今時時獎誘之若身奮然在天上少選或小不合其呵責若風雨之至自視幾無以爲人用是聞者人人感動至今余兄弟私計讀書無所進益其有所進益無若從先生時先生暇時未嘗去詩几案牀榻卷籍與被服相揉錯而身臥其中或起繞室百市長吟其韻清越遇意得則舉以示余兄弟輩旋棄其稿不復問也先生在余家先君所以待先生者尤重且謹惟恐不當意先母爲先生設食必手治之先生云蒸雞子者必

用箸調之度三千箸乃可食每朝食先母調食必如其箸之數顧謂余兄弟曰若輩幸得名師我豈惜手指力耶他日先生聞之所以教余兄弟者益至然先生負氣頗峻急嘗曰賓師之禮不可久館於人或致辱晚已以故先君先母所以慰留先生者未嘗有纖芥失其秋先生灑然去之蓋館余家實三月云後乙丑戊辰再至京師試輒報罷自此先生不復上春官試矣先是丙寅丁卯之間先生遊揚州主張君四科家當是時浙東諸老若甯波全謝山祖望杭州厲樊榭鶚杭堇浦世駿金壽門農輩並在揚揚之好事者或邀先生爲詩酒之會令節勝遊分章刻句一時競相傳賞名動諸老間於是先生詩格一變清絕至今集中所存錄亦揚州詩爲多然先生未嘗屑屑苟合一日與諸公會座中猝報某貴人至諸公方迎揖先生則閉閣不與通諸公固強請之曰何逼人至此先生開後閣竟去其人殆清甚不獨其詩也後數年先生去揚落落無所向會余舅氏徐公已筮仕自西域從軍還擢爲平陽太守遣使三千里致書先生請爲書院山長以教郡人先生以同社故人欣然就之在平陽三年諸生經其指授爲詩文皆有法歲乙酉先生以母老辭徐公歸臨行作詩題書院竹以示諸生然後去先生旣歸家故蕭然以常熟邵編修齊燾與

先生同社鄭先生友善且常熟去家百里遂就邵氏館館
一年兩人相得歡甚明年夏竟卒邵氏先生生於康熙癸
巳年某月某日卒於乾隆丙戌六月某日年五十四所著
秋涇詩文集若干卷藏於家子二其少者有先生風

大興朱筠曰孟子稱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余少從先生遊
以爲今世有先生其言論風采足以感動後生令人慨然
想見古清者之風先生歿余無所見矣嗚呼此可傳也先
生詩晚益清其盛年所作出入杜韓頓挫有奇氣輒散去
不復存在平陽時有徐生名昆爲先生所鑒識徐生手錄
先生古今詩百餘篇篋藏之歲戊子徐生來應京兆試復
從余遊余得見而讀之然皆自揚州以後作盛年詩無一
存者余所收先生詩多在揚州之前然不及徐生十之四
余於先生愧徐生多矣暇時欲手書一通與徐生所藏合
爲一顧徐生方罷歸行恩恩未遑也徐生請爲先生立傳
余姑粗記所聞見隨手書之以答徐生

錢塘吳氏家傳

吳自太伯十七傳而至王壽夢壽夢四傳而至太子友亡
楚友七傳而至漢長沙王芮芮八傳而至大司馬廣平忠
侯漢爲南陽宛人漢十三傳而至晉孝子猛爲豫章人猛
八傳而至唐佐臺御史少薇少薇八傳而至光在咸通中

始卜居歛之西溪南爲西溪始祖自西溪又二十三傳至
明天啟中有名憲者始遷於杭而居爲杭之始祖憲字叔
度一字無愆初來錢塘器識偉然與其賢通長者遊同
輩皆屬目下之明制設科之法士自起家應童子試必有
籍籍有儒官民軍醫匠之屬分別流品以試於其郡卽不
得就他郡試而邊鎮則設旗籍校籍都會則設富戶籍鹽
籍或曰商籍山海則設竈籍士或從其父兄遠役數千里
或千里歲歲歸就其郡試不便則令各以其家所業聞著
爲籍而就試於是郡杭爲南方一大都會故未有商籍也
憲獨與同邑汪生文演上書當事力言杭所以當設商籍
者臺臣以聞報可於是憲遂得試於杭而爲商籍諸生杭
之有商籍今百餘年諸生從此應布政使試及再試禮部
率顯名以去者歲歲不絕皆自憲倡之憲居錢塘旣美其
湖山之勝久之與其一時知名之士議曰學所以學爲人
之標準也今羣居徵逐獨行固陋諸君何所學乎於是考
地吳山之陽建書院以祀朱子歲時朔望則咸來登拜辨
相楨以習禮法以其暇日更立期會爲文章相礪錯如是
以爲常今所謂紫陽書院者也方熹宗朝闈人魏忠賢用
事其黨布天下於時諸郡競爲忠賢建生祠而杭州之祠
巍然與紫陽書院相侷處其黨或以爲隘也則計謀所以

取書院地更拓而大之以媚忠賢憲聞之趣令長子瑗詔同學諸生數百人明日會祠下既至方藉藉相語憲慷慨曰鸞孔不與鴟鴞同巢麒麟不與狐狸同野今日是矣諸生皆慟哭既發憤爭門而入守者不得禁則更指忠賢像大罵罵已則共擊碎之投園中出盡撤其祠而書院賴以不動闔黨以憲名聞忠賢大恚必欲致之死時方起大獄因嗾其黨羅織之主者構憲廷訊再三辭不服卽逮京師詔獄少子炎從行將以身殉父也明年莊烈帝卽位忠賢伏誅事得白放歸遂不仕而獨肆力於詩書及古鼎彝碑版六代唐宋以來書畫可珍玩者既作樓以貯之又刻水

荷河文集卷十五

五

晶徑寸以小篆法書樓名名虛白室憲日日讀書則必手書書一卷書成必取虛白室印印卷首而藏其刻本於樓中不復讀徐徐出其所珍玩摩抄考据以辨其毫芒於古之合不合者至秉燭而罷其晚年常居樓中凡十餘年而樓燬於火又數年憲卒憲平生磊磊尙氣節而教子獨以醇謹有子四人伯瑗仲琦叔璠季炎瑗字伯玉從其父毀闔祠及釋歸益勵名節好學能文章獨不喜浮屠氏曰人不師聖賢何所不至老而怖死則口作西域語曰免我免我真愚也順治中子鑛以進士官粵西臨行受教瑗曰牧令親民之官無他奇公明平恕四言而已子守其訓爲良

吏琦字稚圭莊烈帝時刑部尙書閔夢得以賢良方正特
薦詔授通判謝不起閉門著書日夜不釋手所著有尙書
翼注行世璠字子璵天性至孝父疾革割股和藥進焉比
卒哀毀骨立喪母三年泣血目爲失明康熙甲寅歲閩亂
諸郡子女俘掠道路不可算璠爲傾家資贖之訪其父歸
其子訪其夫歸其妻凡幾千人又以爲杭固都會也四方
客死或無所歸骨乃暴於野遂創悲智社有死者醮金殮
之當事屢旌其門竟以壽終炎字秩存方父之被逮也年
十四獨行從其父廷訊則代辨析在獄則屬餽橐時僉都
李之方按獄左右叱去之炎泣曰吾來爲父白冤義不畏

晉河文集卷十五

六

死豈畏叱耶竟從父逮京師旣釋歸在父左右無不先得
其意母遭風疾臥不得起扶持牀第間衣不解帶者年餘
有兩從叔事之如父嘗曰遠祖之藏茆而不治是無人後
也家有餘而無田以祭是餒其祖也以故置祭田除墓道
終其身不敢怠兄弟四人孝友如平生皆不仕年皆過九
十歲未嘗析居異爨家庭之間怡怡相見或偕行出遊翱
翔於兩峯三竺之中衣冠顏色典型儼然錢塘好事者或
畫商山四皓圖以傳其事嗟乎四公之後今又四五世子
孫幾至百人蓋數十年矣自琦之曾孫名祿乙字鏞閣孝
友君子也爲子父執其子聞生又與子同學總角相見如

昆季鏞閣先生爲筠言余自弱冠遠遊且四十年昔歲反錢塘避雨於市古貨器者之次買水晶小印持歸家中於故書卷首合之宛然先高祖虛白室章也私念百年故物歸其主者旣甚喜他日當於家中隙地構廡一區以復虛白室之舊業而祀我先人且述先人之行事懸之室中俾伏臘家祀小大稽首咸得來觀一通以示其子若孫子其爲我文之子不獲辭謹據杭州志錢塘縣志吳氏家譜與先生所口述者財擇而爲之傳傳曰數典不忘其先又曰明德之後必有達者古人或表於阡或碑於廟豈不美乎今吳氏先人之德若此五世以來益以孝友詩書世其家獨其子孫未聞張大其先如古人云云吾聞善之積也不發其發必大非獨大也必久吾是以知吳氏之子孫大且久也

蕭山王君家傳

王君名之槐字樹德一字瑞峰浙江蕭山人曾祖承式祖宏先父章章生子四君其第三子也君家故世世讀書而君行尤美於天性以孝友聞其他行多可述而生平尤用意者在宗祠族譜君之言曰先人有志而斬焉不繼非孝子也我族王氏自宋實爲魏州莘縣人自文正公旦六世曰以仁當高宗時渡江而南來家於蕭山之湘湖夏孝鄉

又十二世曰賓陽始遷城中居懷德里數渡江之世至我先君二十又二矣我族之譜於宋有茂才者嘗輯之元明之間往往輯焉 國朝以來族人訪徠認庵二公又輯焉蓋六十年於今先君子有志焉而未果也予小子竭蹶不敢忘君又言曰自我先君子越稽始祖以仁公以下二十餘世而爲之宗祠其心力實盡於是癸卯之秋我宗祠火予小子其無以見先人於時君滂沱奔走於餘燼之旁者累日夜族人感其誠卒人人議共舉爲復其祠祠成而規模煥然加盛於前時君之爲族譜也其迹益奇嘗夜觀所爲譜於湘湖上漏下數十刻倦而假寐聞若有太息者見

哥河文集卷十五

八

一老婦獨前曰嗚呼人誰知我君寤私怪其何人乃走族老人爲言所夢見狀老人曰嘻此某氏也苦節終其身爲君發譜指視之果逸其行事一坐嗟異亾何又夢一老翁如呼一人名行且詢曰我死卽貸爾耶君驚寤比旦而族老人有來謁君者卽語以夢老人訝曰此翁名某所呼名乃爲翁後某小字也某行有負於死者今鬼神來告子子其書之以爲族人戒君謹而識之時族人有居西興者亾其世系其家無老成人而子弟率不識一字感君至其家問訊乃大愧恨卽無以告固留君已而君視壁間磚甃甍有隙如束楮狀卽發磚視之故譜一卷宛然世系具在焉

一家盡駭以爲君神我祖留遺此以待君也君居常痛其曾祖母來祖母陸兩世節行而父行實孝義久之未得上達君爲諸生時輒自具書兩母及父之行實上督學使者使者以聞有詔旌其門君父卒後或有所往必走詣墓上其反亦然兄弟同居輒置酒爲懽笑時時達旦以爲常妻黃氏死未嘗再娶其教子及孫則曰讀書之外復有何事君內行旣修而遇物以誠鄉里以其一言爲輕重其學一粹於經史具有所論述其所爲宗譜尤有法並藏於家又或旁及星卜諸家之術用之輒驗嘗自言歲行在子當死已而果然人謂君之誠足以明於死生之際不盡以其術也君卒時年六十二鄉人私諡之曰誠毅先生子二文灼文烜孫四武培武堂武堃武壇

寄河文集卷十五

九

大興朱筠曰余家曾祖以上故蕭山人余兄仲君官山東會君之子文灼遊東與相識仲君書來言文灼手其父之行衣冠再拜而言曰先人之行誠得古之所謂立言者以傳不恨俾仲君寄京師而乞余爲之傳余文愧無以當文灼之請旣而讀其行略嘆君誠長者復感其以力行重於鄉里而余方百年爲北人不一親識其爲人也君所感於鬼神事甚怪然古所稱至誠之動骨肉一本之所感通固然無足怪也故不辭而爲之傳以歸之君之子焉

紀張孝子事略

張淑旺海豐人年九歲父存心商於塞外旣行絕音耗淑旺依母以居旋卒乃營葬其母爲姊弟畢嫁娶移居宛平冀近父得遇知父蹤迹者也已而聞在瀋陽往從之旣至無所遇慨然曰我不能徒反也塞外縱苦寒然商者麀至彼以利我以尋親畏道遠而徒返是視親不如利將何以子爲於是裂素繪書爲零丁標於背遂行兩年歷古北口熱河土城子諸險屢濱死不爲阻然卒無所遇最後至錦州禱於神祠甚哀有門而聽者趨告曰奚乃肖昌黎張存心耶存心僑昌黎故齊魯間人也自言有妻子在鄉里足

奇河文集卷十五

十

不良於行老矣不能歸也子盍求之如其言往詢諸土人言悉驗閭里皆來觀曰此張存心子也孝子也然而爾父前死矣導之登北山坡得其冢迺召其弟淑啟同奉骨歸與母合葬更爲制服者三年世所傳張孝子事云爾近世稱孝者多在奇節宋以割股明以廬墓創始者發於至情之莫遏而繼者相屬當世以爲習聞惟尋親得情之至正者卒鮮蓋其難也 國朝以尋親者先後得五人犯鋒鏑奉親歸者爲黃向堅奪父骨於苗裸者爲劉龍光尋之而終不遇者陸寅尋之而得其柩者彭孫貽得其墓者翁運標有淑旺而遂爲六向堅諸人皆累世詩書之澤淑旺顧

操奇贏賈人子耳非有嘉言懿行爲漸漬其心激發其志氣卒能孤行其意歷九死而不悔以遂其父首邱之思以慰其母靈而無愧於向堅諸人所爲夫拘儒牽於成議賈人以無所障蔽而克爲之其天全也賈人所爲高於拘儒所守則夫儒衣儒冠嗜利而忘本者皆賈人所不道至性不恆見於人儒而孝有黃向堅諸人賈而孝則有張淑旺人盡人子子盡當孝可以興矣傳孝子者於世系年歲多略子亦弗得而詳云

書歛程密事

程君諱密字用詳晚號退於其先爲歛之岑山渡人族叔

笥河文集卷十五

十一

錫琮故用六安州籍成進士君少從叔遊因試爲州學生雍正己酉以選拔生當貢入國子監朝考高等得旨分發山東以知縣試用當是時

世廟方重吏治

凡選拔試爲縣而才不數年輒致顯仕人人爭羨以爲美塗君之在山東也初署鉅野歷城兩縣丞再署東昌府經歷值歲荒上官檄君往辦振貸君所至周察戶口必得實凡飢者稱其仁辛亥試限滿當奏授淄川矣已而聞母曹疾君召家人刺刺語頗得其母思子狀仰天喟曰母戀子而子戀官邪密乎爾非人子也明日泣請於上官願移疾去視母時巡撫都御史爲成都岳濬承宣布政使爲漢軍

孫國璽提刑按察使爲江都唐綬祖並器君相顧笑曰迂哉書生豈有奉 上旨以知縣試三年將卽真矣而忽

以疾去者哉君益泣請至於再三諸上官皆不許君則具贖署其上曰程密自考爲知縣力不及當改教諭去上官益大詫已而察其誠也聽之去君卽去抵家母顧而喜卽日病若失君亦喜顧母曰兒自今不復以官去母左右矣遂自號退於也越二年癸丑母竟卒嗟乎人或父母篤老年八九十子在官不克就子亦戀官不克去至於父母喪復不卽奔若淹滯以待父母之恨至者今則有之豈今之人子者日益薄耶而君何以如是君居母喪毀甚閱再朞

笥河文集卷十五

十三

而禪家人未嘗遺其笑六安人僉曰孝子君有庶母生妹嫁吳而寡君迎歸終身養之卒詔厥子嫁其二女甥人僉曰君友有里之惡少倉卒詈君稠人中君輒避去惡少隨而詈之君無所動於詞色里人僉以是服君之度君除母服竟不出徜徉於八公九公諸山水間嘗三遊古南嶽一以雨登間爲詩詩清絕未嘗留草後以乾隆壬申十月十日卒君生於康熙丁丑六月二十日年五十有六君二子命長者秉鈞爲兄後次子秉銓十三歲而孤旣長爲諸生余在江南時試有聞後來京師手寫君詩之僅存者爲一卷而乞余書其行作書事

書蕭山汪氏二節婦事

蕭山汪生輝祖爲上海陸君錫熊戊子主試浙江所得士陸君余辛巳會試所得士也已丑輝祖從計偕來京師以門下門生謁余乞余爲傳其兩母之行余曰兩母有歿者存者於例不可傳也其書事宜久之欲書而不敢易易輒爲之止今年癸巳輝祖復以書來泣請始書之蕭山治之東大義里汪氏二節婦者故淇縣典史汪楷之繼室一側室一也楷初娶於方方季有二女側室徐生子輝祖四歲矣再娶於王其年雍正乙卯也王年二十三徐年二十四兩人相歡如姊妹越六年楷引疾罷去客廣東死匱反蕭

晉河文集卷十五

三

山及門兩人扶七十老姑扳匱而噉輝祖方十歲挽兩母衣踊而左右會楷有弟模數負里中惡少錢眾闕模兄楷死恐模遂負錢急聚責之模乘間悉挈家中餘貲出門徑去不知所之羣惡少乘喪擁門大譴謀舉室欲傾老姑呼天曰今日我家與若同命於時兩人飲泣而謀曰夫死吾兩人亦死卽死夫之母死夫之子嗟乎夫竟死矣若吾兩人緩須臾無死養姑而教子夫固未死也卽出語眾曰我家負若錢若迫我家今日卽死若錢卽負無償不若勿迫我緩之期五年急二三年兩寡婦誓不負若錢若去毋久恩此羣惡少計不可屈其辭卽應曰諾徐徐罷去兩人則

閉門跪老姑前笑語慰之而拊子泣曰若必讀書有成立
兩人日日力手指食姑及子王坐而操作徐則奔走搯拄
以佐其役天寒蒙裂縷百結齒嚙肌粟相與慰藉以溫
或餅米見罄兩人輒互稱病不食令姑與子食而間咽其
餘粒人皆指語汪氏旦夕活耳浙俗事鬼尙楮幣糊楮爲
黃白鏹狀歲時焚之以贈人鬼紅女手作之終夜有聲計
綵楮鏹千百用易錢作速且多者當一人之食兩人所作
日食有餘錢則積以償負如是數年竟償叔模所負惡少
錢當白金百兩以上蕭山爲之語汪寡婦楮鏹黃白鏹不
爽也所居破屋三間在西小江上四望野田漫漫輝祖出
就外傅母徐送之旣入傅門顧而歸輝祖日日歸母徐在
門町企久矣輝祖或業不進母徐則撻之母王解之曰阿
官一而已撻可已母徐曰惟一而已不撻將吾族之圯也
則罷撻兩母相持而泣輝祖亦持母泣而罷風雨之夕兩
母更縫紵以佐輝祖課之讀讀聲與刀尺聲不絕也他日
仁和嚴誠爲晝夜績課兒圖以紀實當是時五服六親無
過問者輝祖幼時納采於王久之不相聞或訛語曰王家
斷若子婚矣王顧徐曰吾兒尙少如其成立何患不婚其
不成立不婚宜也斯言何爲至耶輝祖聞之讀書益甚及
輝祖十五六頭角見王氏備禮歸其女宜於兩姑然後訛

者不復訛兩人之事老姑也尤以孝著雖乏絕甘旨之味必力以供姑益篤老嗜螺螄而甘輒語婦曰烹之而介無脆以匕箝肉吾口內焉吾甘其滑也兩人迭烹而迭啗之必當姑意乃退及姑病漸臥久之固欲起卽臉廁徐則負之牀以下上姑竟忘其憊且李姑曰天乎若得婦事若兩人若若兩人事我我卽瞑乎至今蕭山聞人言汪氏之孝與節者皆以爲信輝祖旣舉於鄉母徐歿七年矣母王年五十有六喜曰吾子茲始成立也先是五年甲申輝祖具書兩母之行自學官上之獲旌實建坊於東郭門外

於戲輝祖於是乎孝若夫昔人所稱有待云云者余亦以其理信而書之作書事

晉河文集卷十五

十五

少婦周紀事

少婦周氏濟陽王氏婦也王翁媪有子巧年二十娶新婦年十七矣居亡何歸甯而歸明日巧暴死訟於令令駕往死者所召翁問狀翁曰兒初與新婦歡甚日反自母家一夕耳今天大寒民呼兒蚤起作苦新婦起設鬻食兒當食腹痛趣詣新婦云嚮夕兒拾紅白粉授新婦令入鬻作食今死者食鬻是新婦殺子兒也令問新婦狀新婦曰晨實持粉入鬻夫實食鬻死新婦欲亦食鬻死舅姑奪之鄰人羣來詈辱新婦且相禁不得死今罪當死無辯令卽問曰

巧且死何狀鄰人觀者皆曰此婦置毒嚮中食巧巧嘔眾且至乃汲寒泉浸綠豆大黃諸藥物急飲之毒甚不可解巧益嘔且泄死餘嚮及嘔猶在婦何所辯邪令曰然趣命投嚮與狗食又趣呼狗來令食巧所嘔者皆不死又召吏徧視巧之死無毒狀獨齒禁堅不可啟又啟視其私入腹中令曰是也趣召新婦曰死者口不啟若罪而冤不能明也若能啟其口令爲若辨之新婦泣而前跪啟焉觀者皆駭吏持銀匕入死者喉驗毒出以示眾皆曰中毒非是令曰然又召新婦問曰嚮夕巧有所御邪固問一夕三御又問巧蚤起何事新婦曰夫起飲水三器而已已而食嚮遂死無他狀令大息久之乃召翁令前曰爾子醫者所謂死於陰淫寒疾是也爾欲坐爾婦毒爾子乎翁拜而慙然乃召其鄉鄰令前曰爾曹言巧之婦殺其夫不知爾曹以寒泉藥物共殺之也眾皆惶恐伏地良久乃解乃召新婦令前曰爾之舅姑與鄉鄰觀者皆曰爾毒爾夫律妻殺夫磔今得自爾更生也夫雖死其歸養爾舅姑以代爾夫之子職又曰脫爾夫有子善矣新婦哭翁媪皆哭再拜謝令乃罷去於時濟陽人皆以爲令神明而賢其事在乾隆壬申之十月余兄仲君知縣事以爲周之得不冤死也哀之又嘉其能守節以事其舅姑如令言遂序其事寄京師且言

紅白粉旣入鬻不可辨疑夏月解暑之劑也余讀而異之
爲作少婦周紀事

張烈婦紀事

杭州府清泰門長明寺巷張烈婦者種菜傭顧妻也張年
二十餘夫顧年三十餘一子一女數歲耳居巷中巷有隙
地數十畝當慧林寺門爲菜園羣傭比屋十餘家種菜其
中以爲活乾隆二年丁巳春顧傭者勇於鑄土負灌力足
兼數傭所種於時菜肥而顧瘠已而病臥一月死方顧病
時一日闕力作則闕一日食園中羣傭故壯顧相呼拔菜
糞糜粥來食病者並及婦婦則拜受之及顧死婦卒哭手

笥河文集卷十五

七

操鎌斷夫所種菜分遺園中諸比屋乞取其直買樁以斂
夫畢告於眾曰夫所種菜畦一區今無種人矣謹還主者
然夫爲主者竭力種菜累年所竟死於此願諸君爲言乞
畦角丈尺土以掩吾夫手足命也敢不拜德眾曰諾明日
婦送女於育嬰之堂以其子爲他家養子園中人私語曰
此速嫁矣吾儕致菜糜數日耳願無懈然而自是致菜糜
者婦謝勿受也則閉門入園中人怪之然亦不見婦甚戚
狀則漫謔曰是豈有所私儲耶姑聽之明日門不啓日偶
臥不出耳至三四日門閉如初園中人詫相告曰趨呼里
甲來共入覘之於時里甲率園中傭呼啓門門中寂然則

爭排闥入見婦危坐榻上槁而死眾譁曰大孀爲顧餓死也知者曰此烈婦也聞於仁和縣縣來視死死者自領緣纓襟周袪連中裘及鞵舄縫紉合爲一眾乃環斂手肅然僉言於縣曰此烈婦無他不願以死自見也請勿視知縣曰諾去其日園中人相與舉榼斂婦屍與其夫顧合葬之園中菜畦一角余聞諸烈婦鄰巷錢塘國子監生吳大生虞甫爲作紀事

書羅烈婦事

順治二年乙酉 王師下揚州府有新城廣儲門中樊家園羅烈婦死火事同死者凡十二人歛人宋和爲作傳余讀其言不準於法爲改書之烈婦者姓李佚其里籍嫁爲

笥河文集卷十五

六

府人羅仁美繼室有姑事之孝有前室一子一歲一女名宦姑撫之如所生同居者妯曰劉娣曰梅曰李婢曰菊花婉婉聽從一門雍然居無何揚州破李生一女未免懷身且有娠謂其夫曰難如此君當負母避去更挈一子行足矣勿復戀戀俱死無益妾當對君死以決君行卽曳薪填塞室門戶呼同居婦人曰願死者從我無辱於時登樓者十二人乃呼婢菊花曰舉火菊花舉火爇之然後上李遂鍵樓同火死方登樓時人爭死從李上其前室兒亦哭隨之李顧見兒則抱攜出之樓窗火燄中擲還仁美曰還君

兒不死急挈去仁美挈兒且負母哭出巷回首見黑煙出樓瓦隙中火光上合之旋繞作拉雜聲樓板爆燬人足亂踏如沸不可聞仁美仰天而噉俄頃聲漸息仁美盲死逃走遇一卒以刃來斫手迎之則二指墮有猛狗橫路出咋卒卒驚與狗鬥仁美得免踉蹌出城失其母子迷道有老人導之至雷塘母及子皆在難平訪家室餘燼墳然發視之十三人之骨爲一旁有一股未燼略辨識爲婢菊花股也於是仁美合舉墳之於城北西華門外西華門隋宮之舊門也初仁美爲卒所斫既走免顧見咋卒狗來從之則其故畜狗也自是芟舍與之俱比還家越八年狗死仁美

笥河文集卷十五

七

埋之烈婦李墳側余蓋得宋和傳於餘姚進士邵晉涵云

書烈婦景事

烈婦景者故明中書舍人餘姚沈之泰妻也順治四年七月王師破浙江之舟山魯王走閩海中之泰被執不降斬於杭州令所在籍其家景聞之自經顏色如生家人不敢斂尸牀在堂蒙面以楮待命縣遣典史來驗果死狀甫前啟楮頭有飛螿從屋梁上墮擊典史正中其腕典史痛反走呼譽曰夫人烈哉夫人烈哉左右從吏盡驚則羅拜吐舌去家人須臾稍定乃蹤迹向豨所墮處則屋上螿故完好缺者一耳如人所毀僉曰烈哉烈婦之靈之毀之也

至今餘姚人猶稱道其事餘姚進士邵晉涵爲余言之之
泰字魯瞻南京吏部尙書應文之孫文選司郎中景初之
子自爲諸生已以文章名與同縣姜廷梧諸九徵山陰孫
絨蕭山毛奇齡同時爲紹興一府之冠是時華亭陳子龍
爲府推官與諸人遊固獨奇之泰之泰屢試於鄉不一當
意不得平烈婦謂之泰曰子偉丈夫何不可何必科第爲
之泰哭謝之居相莊也會同縣孫嘉績熊汝霖奉魯王起
事事在順治二年詳載明史之泰亦起從之授中書舍人
明年五月紹興破之泰桴海走舟山城與家人音問斷絕
景在家訛言一日數至或曰之泰定死或曰在橫水洋中

筒河文集卷十五

三

爲渠帥將兵且至矣景歎曰吾景家橋女沈尙書孫婦夫
子死國吾死家耳他非所知也至是竟死縣人哀而葬之
立沈氏子爲之後至今有祀

書趙有慶側室王氏事

桐城縣縣市鄉一都二里三甲國子監生趙有慶側室王
氏縣人王子美之室女也生在康熙五十一年逮雍正六
年年十六歲自念父母早死養於叔父叔又老貧且病乃
泣語其叔曰父與母死而獨生女子子是死而不得葬也
叔父雖老能爲勉卜葬月日女當鬻身以葬父母不恨卽
持其叔慟哭叔亦歔歔許之鄰人聞者咸感動相與豔傳

其事會有慶無嗣謀娶妾毅然出金葬女之父母畢遂歸焉事嫡姚克敬以和生三子宗蔭宗德宗育宗蔭早死宗德爲有慶弟增慶後獨宗育存越十年乾隆三年王氏年二十六而有慶死王氏輒絕飲食閉戶將自經從死嫡姚排戶奔救之且泣語曰堂上有老姑而子幼先舅柩尙在淺土夫殯在堂若忘驚身以葬若父若母邪若死我亦死是果死我夫也王氏聞而瞿然曰妾過矣勉生佐夫人於是朝夕侍嫡姚事姑無不當其意姑疾則藥物必嘗以進死則附身附棺必謹卒葬舅姑及夫如禮誨子有立乾隆

三十三年

詔旌其門

晉河文集卷十五

三

書吳節婦事

婺源吳節婦者爲縣十一都二圖西園吳亨之女嫁爲十二都五圖騰阮王文燎妻年十九越十年乾隆癸酉文燎遇疾篤時君舅君姑並在堂文燎屬纊頃之氣絕目不瞑吳令兩孤跪而泣曰孤有母敢不使如有父不瞑如初吳則自跪舅姑前泣曰婦在敢不如子在卽瞑至今婺源人言文燎死猶視厥父母以有婦而獲釋視也越二年乙亥舅又死獨姑存兩叔一九歲一七歲兩孤一九歲一四歲同祖兄弟娣姒未析爨食而先世遺田故薄月日長久且不給旣斂從兄來言曰弟婦賢哉毋太自苦家徒四壁何

以活若不忘弟之孤者幸毋徇曲持小節勉行矣或有餘財施及前子所謂兩利而俱存也吳仰天泣曰夫兄是何言氏王氏婦也未死耳幸諸孤長大惟伯父教之孤饑孤寒勿相累也願勿再言從兄退從嫂自日來嚙啗許語用以激吳甚且手批之鄰婦爲之不平吳則逡巡謝勿與校或鬻質嫁時衣釵以佐喪具詔九齡男子子重斬以承祖事兩叔一次男竭蹶匍伏以次朝夕上食卽哭位如禮里人爭嘆息相與議分薄田數畝菜畦一區在屋後以畀吳曰若勉自活旣葬吳則閉戶治女紅易滑甘白餐以薦姑姑曰若貧苦安得具此對曰女紅所易不費也姑喜爲之

哥河文集卷十五

三

率一饗曰若後毋然暇則行屋後畦躬視畦菜春種高苜秋蒔菘周畦半畝布種列行二百計吳則自抱甕行汲必周畦引水循行行徧漑而罷歲癸未縣中旱荒午日下暴菜盡萎而吳所種菜獨青青若宿莽之拔心而不死也則刈以佐姑食惠及於鄰母鄉人詫之指其園爲孝婦園曰天邪非獨漑有力也其年姑六十一而病篤吳驚計無所出則避人剖肱一臠投藥沸之謹以進姑姑病頓差夢有告者曰孝婦活汝驚而寤叩之媪媪曰嚮出棄藥滓遭石而聲有異卽之殆非草木質也姑自顧病已失則嗚咽呼吳前曰若煎若肉飲我而脫我病邪他日若婦必若若順

若恆不病爾姑自是行年八十而健自吳當室爲兩叔娶婦成室教兩子成立次子晉讀書通禮經有聞師休甯戴震來京師從余遊再拜持歛洪榜所作求旌節狀請曰先生幸書母事俾母之榮先於旌也余謹爲書之嘆曰節而純孝夫人其有道邪昔歲己卯近鄉段莘有汪志孫妻詹年十八夫死餓七日而死者吳聞之曰善哉惜彼尙有姑若少須臾毋死然後死庶幾孝乎今年戊戌吳年五十有四其稱未亡人初年二十有九及今二十有六年矣聞所居懸畫竹一幅晉小時輒見之二十年未嘗易他幅晉間請曰母何以恆懸此竹曰有節者不易也晉聞之而悚惻

筓河文集卷十五

三

涕潸然下至今懸如初

吳夔潭先生哀辭 并序

筠從夔潭吳先生遊在乾隆乙丑之四月時筠年十七學爲制義先生奇其文朝夕必稱休甯臨川是時筠始知朝夕讀金聲子駿陳際泰大士之文凡兩月而先生去歸杭矣先生初至不自言其年歲容色渥丹領下髭無多可指數而頭顱皓白如六七十人獨喜談制義不倦然以爲制義非根柢經史不可嘗曰余讀周禮必日背誦一過讀太史公天官書四周而成誦其強記精熟殆自少然也先生自壯歲舉於其鄉壬戌乙丑辛未丁丑庚辰辛巳辛卯凡

七試禮部皆不第中間壬申甲戌以母憂不應試癸未以後或以瓊州院長禮致先生先生以貧故應之遠去海外應試輒不至其歲在辛未辛巳辛卯凡三薦於同考官將中式矣主司輒以字句指摘而罷命矣夫辛卯試既報罷其年爲 萬壽恩科 天子推廣錫類之恩 詔

應試禮部舉人有年過八十者授翰林院檢討銜七十者授國子監學正銜以榮諸老先生於時自言禮部年過七十有 旨得 賜學正可以歸矣先生念既老且貧

父母柩不克復於土趨趨畱京師館於筠兄冠山家開門授弟子將欲積累束脩之入以舉葬事越一年壬辰五月

笥河文集卷十五

三

十三日遇疾竟卒六月二十又一日筠在甯國試院聞赴卽寢而泣竊悲先生讀書老於制義窮不一遇合用老始得一銜又貧不克歸謀葬其親卒不克以客死嗚呼有窮如先生者乎先生諱光昇字廣華又自號篋潭浙江仁和人乾隆辛酉舉人 欽賜國子監學正銜爰爲之哀辭

曰

作者流別兮古文與詩取士有令兮繫制義詞先生工之兮前代幹支金陳陳黃兮異寶陸離 國初諸老兮劉雄熊雌出入一一兮風條霜淒窮極其變兮以常而奇玉夏金撞兮厥聲宜宜言必有出兮如已出而聾耳而駭兮目

眩而噫何必僻書兮轉喉觸頤周經誼語兮僉謂余欺予
以勒帛兮乙而罷之靜動山水兮語以重遺昔孫文定兮
執卷而諮莫爲先容兮遭按劍疑文工遇拙兮不偶而奇
辛未先生舜之居深山之中一節文結曰是以古之聖人
其靜也如山其動也如水主司孫文定公執其卷示同考
或曰結無之乎者也字不當中式遂乙庚辰旣而曰四句
文有曰禍重於地莫知之避同考斥之辛巳大夫曰何以
利吾家文有簞簋不七試不還兮老且至唏曰逝去此兮
遊海之涯瓊在海中兮重嶺屢屨其南僮耳兮宋昌化治
劉司戶死兮蘇公貶斯賢哲所厄兮逢迎魅魍先生無罪
兮往甘如飴思以所能兮誨峒之黎自比趙德兮好爲人
師指授所化兮若天雨滋伽南琥珀兮香漬臙枝成器而

寄河文集卷十五

五

費兮大匠雕幾自悲不遇兮以此發之瘴癘罔害兮天宥
孔危老骨生還兮日當期頤用老得官兮無命綏之不出
海死兮入死於畿前年胡酷兮鬼伯奪兒豈明不喪兮喪
其神思來館於京兮謀葬親費十脰爲修兮遂葬何期竟
以客死兮不佑孝慈一文之工兮窮不歸屍伊彼何人兮
富胖貴肥先生癯死兮生髮雪絲綫之不蠲兮有孫孩提
弟子遠道兮莫執紼歸歸當復土兮莫爲之埋哀辭歌泣
兮噫先生悲

雷祖劍進士哀辭 并序

江西進士雷君躍龍字祖劍乾隆十九年甲戌與筠同舉

於禮部及 廷試君以原班當選知縣歸越十年甲申
自其鄉來赴選司行次天津道病卒其第三子光珪竭蹶
得棺以斂厝之河濱而哭走京師告於其父之同年謀所
以歸君柩者諸同年咸走相告爭賻金以助行用孟秋下
旬爲買舟於潞水之南送君之子扶君之柩以歸於其鄉
臨行光珪復來泣而告筠曰吾父臨沒時意甚恨謂光珪
曰吾養不逮親而學不成仕惠不恤其兄弟而力不振其
族鄙道死宜也若其蕪我於此而急歸善事若大母以畢
吾志餘不以望若也嗚呼吾父蓋不瞑焉獨其志可哀也
苟得吾父之友若先生者爲道其志以傳則吾父其瞑筠

筇河文集卷十五

三

泣而許之乃言曰筠初舉時與君一再相見於稠人中卽
別十年別至今幾不能復記憶君之狀貌比君來又不及
一握手相見而道疾以死徒見君之孤而悲及君柩之南
在近郊百里又不獲走送舟次以抒余哀余於君友朋之
誼奚取也余尙忍言然光珪嘗手草狀示余君之志有可
哀者余不忍不言也按狀君系出晉豐城令煥凡三十餘
世而遷於進賢之雷溪又十餘世而至君考諱樟齡母氏
蔡實生君君事父疾以孝聞居喪一中於禮篤友敦宗數
葺家祠以倡勵其族人其於譜牒之系次講求補綴必盡
其心力諸母有節孝者君爲之力陳於當事必獲旌乃已

歲在丙子君以進士家居而祖墓隙地與鄰人之田比有
松數十本爲所斫君使喻之鄰人強辯不服君之族人將
訟之官君止之曰吾爲諸生數十年守先人訓不敢以一
字干令門今始一第而與鄰人訟是變節也旣而鄰人媿
還其斫樹其以德感人如此君之就選也以母七十餘
逡巡不欲行母趣之曰吾尙健汝出吾慰不出非吾意也
君乃行與二子俱過河南稍稍苦齒痛而資且乏則留一
子於其友家以一子赴京師其友家所在曲折與官道遠
賃車一輪坐其上以二人推挽之時二月之閏日午甚熱
君病且暴且不支乃載糧艘行行緩益病竟至卒嗚呼君
之來母已老矣然以母志欲榮其親以行非若世之求榮
其身而身喪者比也且君以從母之命故死死無他語而
一思其母使其子歸善養其大母畢其志其志誠可哀也
君之牽手書數千言與其子且曰吾何以道死吾自念有
兄弟數人皆貧而吾差不貧吾不克始終視如一身吾死
猶恨嗚呼兄弟之愛生而失者眾矣而胡獨死此死而且
不忘其兄若弟者其理余不能知然余以君斯語信之足
以知其無憾於所生矣用是哀君之死而爲之哀辭以授
君之子光珪焉

養不擇祿兮古義所垂親不待養兮風木而悲母命之仕

兮子行遲遲母年則衰兮欲其志怡辭家登舟兮二子與
偕迂道留子兮行乏於資抱疾走暘兮隻輪以推疾甚改
舟兮死河之湄死言孔恨兮惟母之思兒孝王母兮以我
道理厥志可哀兮魂魄何之朋友哭賻兮子侍柩歸歸其
安穩兮命不可知母氏康強兮諸孫扶持涼風送君兮返
霜之時勿以爲恨兮耐先人墓嗚呼哀哉兮慰余茲辭

烈婦史氏哀辭

并序

烈婦史氏五姑先出會稽今爲大興人父容正且死屬其
子友義曰吾歲癸亥生此女憐其孝且淑若必善嫁之友
義泣而善視其妹爲相攸久之乃得同縣沈佶之子毓鳳

弇河文集卷十五

三

者以故其嫁後禮期旣婚伉儷相愛敬也乙未秋九月十
三日史氏告毓鳳曰今日妾媵俞設悅之辰也妾雖抱微
疾宜當往毓鳳諾之母金及嫂聞之迎謂曰若有疾且歸
良苦若之姪婿趙某善醫藥請召之內堂爲若診脈可乎
史氏曰諾旣診書藥方退日夕載還夫家史氏持趙某所
書方視毓鳳毓鳳曰若何所診邪史氏曰妾借母及嫂在
內堂毓鳳曰吾聞婦人出必壅蔽其面若婦人也烏得見
男子史氏默然無所言明日毓鳳又以所語告於父佶史
氏聞之謂其侍嫗曰吾以婦人或失禮致吾夫告吾翁也
吾何生爲嫗駭不察其語又明日史氏謂毓鳳曰日聞某

當移家君其往賀毓鳳以爲然既出史氏呼嫗若攜兩兒
出買餌也嫗與兩兒皆出史氏卽閉室自經死時十有五
日也余聞之國語敬姜欲室文伯饗其宗老爲賦緣衣之
三章其祭悼子宗不具不釋釋不盡飫則退然則婦人當
祭與饗宗老具在得與男子賦且飫而孔子以爲別於男
女之禮是男女之禮雖至嫂叔不通問者乃以居室無事
時言之也又禮無婦人疾病之文然喪禮具載飲酒食肉
疾止復初乃言男子疾病之禮之變婦人亦宜然者也若
是則史氏之視疾無失禮矣而獨以君舅與夫之有違言
至於殺身以明其志夫是之謂烈昔者唐李白作溧陽貞
義女碑曰溧陽黃山里史氏之女當子胥東奔逼迫昭關
告窮此女授之壺漿全人自沈彤與口滅卓絕千古嗟乎
何史氏之女卓絕千古數數也史氏死年三十有三乃爲
之哀辭曰

笥河文集卷十五

五

瑟高張兮拊其絃鳳何還兮鳳鳴酸夫人激兮命不延羌
父幸兮有言女余愛兮蘭若蓀君子之歸兮慰吾魂兄泣
而識兮標梅翩翩古及笄嫁兮幾冰泮春載歌灼灼兮歸
沈門室之宜兮事覆翻嫂初生兮小姑聞元月上弦兮歸
宜然鬼伯候路兮醫有神夫人之疴兮母與嫂前以禮診
兮夫變顏面壅蔽兮相言不傳古之語兮百端昧豺狼兮

溺不援疾病在喪兮酒肉陳禮有變兮詈申申君舅曰父
兮夫曰天謂余不信兮烏用身姬買買兮耳塞繇兩兒啼
飢兮市餌可餐夫出賀屋兮墜在門雉經是則兮烏有文
直如絃兮心自捫吾志之潔兮冰斯寒白露下兮魄團團
夫人之殞兮匪缺而完史氏有女兮白也篇越千載兮磨
愈堅詩歌褊心兮探湯難夫人有之兮斯爲賢刻茲詞兮
燕山之原

貞烈張偶姐哀辭

并序

貞烈張偶姐亳州歲貢生張慶之次女也十歲母死偕姊
侍父女紅暇則讀書讀劉向列女傳慨然慕之慶貧不諧

筇河文集卷十五

三

於流俗而教於家有禮以無子娶妾生子念子念少長知
讀書偶姐則佐父課之讀間與父相勞苦曰弟小讀書敏
長必成立父勿憂老且貧矣父爲之喜亦喜而退族黨交
稱其孝初慶以偶姐許字同州吳維禧婚有期矣而維禧
病作手足攣治之久不瘳兩家遷延改卜期者數而偶姐
年已二十有六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十四日吳氏以維禧
赴至慶固知偶姐之志固憂之見於色顧察偶姐若無事
者徬徨無可奈何比夕偶姐侍父罷則閉戶就息越明而
慶之弟婦早起駭呼曰我窗櫺甃上見姪日所製新履又
有紙書置其旁曰以此與我作遺施姪其死邪慶聞舉家

賦起排偶姐戶偶姐正服自經死矣又得書於几上曰兒
不幸死矣兒義不得死夫貧且死兒當從之二夫兒不
爲不如死之愈也兒雖短命獲好名父老矣勿以兒爲念
若父哭兒傷是使兒死且不孝也母生姊及兒兩人父善
視姊與兒生同母死止留此一條根矣父思之天下無百
年不死之人兒去矣何不豫邪何不豫邪慶讀之而哭哭
而止走告於州學學正宣城王萬年乞記之其年十月余
試士於穎萬年當率毫之士來就試爰手所記來謁余余
讀之將列偶姐貞烈始末爲請旌於朝而先爲之哀辭
曰

笥河文集卷十五

三

毫之士兮穎之水水清土厚兮女生而死一與之齊兮禮
不改女不與齊兮不死女恥父怙而老兮母不恃母死姊
之存兮兒命短如此命則短兮名則美父勿見思兮惟姊
視兒義不得生兮死不得止從死者樂兮母所生者咎心
之安一兮二不如已履綦素兮兒之似以遺我叔母兮志
兒之死喜梁栢端正兮悅纍纍女死而歸兮室無鬼魂魄
安且吉兮旌有俟吳張徽兮載彤史

笥河文集卷十六

大興朱筠著

祭興縣孫文定公文

嗚呼綠鶴孰任斟雉莫永星歸傳巖巷哭相井太華分岳
石樓出嶺歿而浩浩生也挺挺丹穴騰鳳銅池產芝公爲
文章經杖史麾絕韋以讀焯掌而思陋蟲魚注辦日月儀
地躋色正天馬行健不爲曲學必以正獻再拔棘闈一試
玉殿昌黎賦唐江都策漢昔在魏公五色唱臚明廷偉人
公來仕初翰林鳳孔成均楷模正心規筆鑄賢化鑪兩厯
粉署獨坐霜臺黃雲當陽青鞵在階太岳庸命庭堅有司

笥河文集卷十六

一

公出二南公入三台

帝曰汝嘉汝弼予助公迺易退

屢免以去曰汝御史宗人是除公拜乞休其歸裕裕夢龍
召望聞鳥留奭鏡照惇史巾卷尙席記世子禮掌太宰職
貳公參政黃髮素德公方大耋卓然名儒道可事君經作
奏書易尊飛龍風正騶虞惓惓惟公陳堯舜謨言仁義如
悅社稷以公之入相天下嗟美哲人其萎長夜胡底和嘆
膏肓鵠驚骨髓維 帝有命 皇子問疾八襲臺遙千
里足逸表鶴何歸劍龍乍失惟人之亡所上遺筆 帝
曰嗟嗟予輔曷對羽林十人千金往賚曰咨典禮易名羣
議諡之文定傳百千世嗟我于青閔公之喪同朝進後慕

德思長辟邪識吉石鳥仰楊奠酒薦敬公兮子將

又祭孫文定公文

維乾隆十八年歲在癸酉十二月朔越翼日癸酉科順天鄉試舉人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致祭於 經筵講官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孫文定公夫子大人之靈曰嗚呼惟公天曰汝生 皇曰汝穀五緯相生入柱在右系自叔封睿聖武公公子惠孫太原之宗明德所世天地迎送石樓高高神人夜降公生而寤得德之剛天性見義嗜慾取將方其讀書忽破六經肉貫於弗明河倒傾公爲文章根茂光爛大木當夏大暉當旦惟 聖祖壽考天

哥河文集卷十六

二

下作人公舉於鄉射策殿門原本天人洞達國體讀而善之命爲吉士赤刀大玉寶見天廟 世宗卽阼司業

是詔賓以三物親於五服公在成均士師其獨侍從文學升乎小宰目明靈燹燒犀照海不憾毫髮絕文意害得人之仁祉疇之志守官而罷起視鹽政再任百揆今 天

子命 天子有命汝都御史命汝納言汝箴子辰公迺

盛服入告謨訶諫鼓謗木輔弼堯禹 天子命汝秋官

天官庶獄庶慎子罔敢干公拜稽首不犯有司亦惟有司

帝德罔不治公出京師龍節玉斧 天子之命於

燕於楚唐虞四岳周之二伯公曰驅之行南北國晉公視

淮魏公守相功德所在民所俯仰再以身去作丞宗人以副御史歸其鄉園古之君子三進一退事君以道非曰以位滹沱出源臺山削剗公歸而遊莫與之面十又四年

天子詔公高年大德天下想風爲 皇子師更除侍郎

遂參政事坐中書堂 朝廷方明嘉猷則內賜暘雨雨調

燮台背惟 天子聖與公一心詠檜充耳投杼止躬公

毫而學手注詩易宣室進講 天子前席惟其生平德

言上下遺直鄭國醇儒司馬圭璧質成薑桂性老公之在

相六合同好如何不弔壞木頽山 皇子來視疾革何言

河枯太史星飛傳說三世元老曷延而絕吁嗟我公乃誠

筍河文集卷十六

三

乃真赤日後先太白大辰惟其朝夕不間日至爲福於國

爲法於世 皇帝曰嘻嗟子碩輔爾學孔淵爾德孔膺

子惟親臣虎賁綴衣十人往奠以道朕哀咨子禮臣國有

卹典羣議以來無缺子腆嗟公本末 天子所瞰其來

有自去也何憾公於文章 帝曰其素五命分校再主

禮部省試惟七泊乎今年順天得士二百餘人嗟我及門

見公既遲不見公亟如何其悲睟乎其容以接我士曰古

人學非其祿餌別白真似爲我楷模心傾嵩華淚同黃河

欲書公蹟不及侍公不見公始見公之終蔚汾正氣天門

授受公其歸邪將此薄耐

祭海甯陳文勤公文

嗚呼我公 國之耆碩輔我 天子比於陟奭圭璧庭

中松柏殿端大寶良材其光陰寒公家浙東海濱世胄代
有名公以服衮繡公之令德成性在早始善善進物產喻
道旣冠曰弱侍父於都君子之出晨開芙蓉文章火爛若
冰在心遂成進士官於翰林方 聖祖年扈從經過

器成特達 帝知實多初由宮臣登歷侍讀以憂闕

起回翔渠祿 世宗卽阼學士在閣巡撫山左用及

鋒鏑中更家故罷居於東天仁天威成就我公公之在東
讀書萬卷温公一編手百點竄深求古今得失成敗於天

哥河文集卷十六

四

下事若觀火外嘗言吉凶所以立命君子憂患存之其性
公之相業根本在此高安知公入薦以起我 皇命公

副都御史再命侍郎倉場是理咨汝戶部汝遂左都紀綱
子敕財用子敷遂作司空汝來相子 天子知公咎選

伊舉公拜稽首臣豈曰能越次登用 帝命之承公在
中書侃侃諤諤清風何高見於輿簿旣罷復來 帝巡

於南天下想慕中直外温 皇有咨問入陳嘉謨執持

大體聽之中和尺寸規矩言動必敬一辭而退終於守正
公之入辭初以老疾 帝曰汝留汝康而吉公乃稱篤

且言葬事 帝曰汝歸其來予跋册之師傅宴賚五千

曰百卿士祖道於旋所過有司咸出郊迎其鄉大吏就咨
治行公歸之榮朝野罕覩 帝之知公曰子壽考如何

上天不遺之亟善言之遺我 皇之憶曰咨典禮其議

易名子親臣往奠致潔樽卣典周浹惟我 皇眷公爲

完人可以無憾凡在某等公所得士哭公於位非以私己

昔 憲皇言文貞文端公校士同榮哉及門哲人不

存國老云逝海宇咨嗟門牆涕淚喪車南發執紼告期公

神來格鑒此奠詞

祭 子告禮部尙書陳公文

嗚呼國有耆造鄉有耆英赤畿之瑞月溪公生遠胄由拳

笥河文集卷十六

五

遷自永樂嘉穀鄉移於安近郭高曾隱德再世舉鄉□□

先生三子曰良嘗夢神人持松柏桂贈三奇樹覺而假寐

識其嘉應丈夫子三曰伯曰季絕奇仲男公生十六補弟

子員使者周吳論文嘉嘆庚子甲辰再試取甲直隸狀頭

臚雲光霽 世廟霽顏允哉北魁及第數有第一獨

推父官武學侍養京師願修撰子色聲柔怡父歿致哀水

漿去日慟感家人以爲未有服除受 知遂侍 講幄

擢遷學士肇高督學 丹豪衰許曰都曰陳不下願仔

天語人聞公聞若驚移督廣韶喪母視父歸途長號

特召來都書局纂志浙江考官視乙卯試雖有同寮

敢不盡心柄不旁假校文漏沈得士榜揭奔攀 龍馭

乾隆初元試士數與 授之詹事侍郎秋官江南試訖

詔講經筵入 上書房疑丞遺闕戶部尚書三載超

越夙夜在公古云匪懈轂下富民羣公弔會公獨不往

上所褒許公之行端陳文勤取驟貴 殊恩公承以

正嘉謨嘉猷入告 清聽欣欣其容閭閻其語委蛇退

食改兵自戶伯藩於黔季陳臬秦兄弟仕顯以謹慎聞陝

幼女死已獲強暴季也執法手奏入 告公謂同官毋

或悻直止奏毋上事 聞切責公對無欺公級遂鐫後

貳兵部失議罷官十有三年起副御史二十四年累官掌

荷河文集卷十六

六

禮 帝眷有加公年將老甲申引疾 予告攸好公

心惓惓卜居日下歲朝 慶節拜 午門下 翠華

出幸迎送道旁國之篤老都人所望 慈甯八旬萬

國祝 釐輿圖九老盤山遨嬉間日畿輔宜有公館

創宣武坊後進無遠每歲始和公來讌斯鄉之髦士咸觀

公儀公八十餘鄉佩仰服好德康甯上壽備福如何其遽

凋我老成巍巍若山方春不青奠酒列肴告公有文公歸

雖耄公格孔神

祭汪文端公文

嗚呼太嶽神生高梧鳳觀鳴 國家盛在 天子右惟

公世系休甯名胄黃山歛水鬱佳明秀是出偉人美哉惟
公珊瑚骨節少成自童五車萬軸耳目送風仰歌天地璇
璣在胷旣舉於鄉再試禮部文章成就玉尺合度廷

試高唱五色雲觀魏公第四天下想慕自公登仕列於詞
臣錦黻孔羽開張祕文一日三濯光彩愈新同列欽之上
瑞至珍遂以所學重於天子命之在側顧問是

倚三篋補書

扈從豹尾載筆元圃退食視晷屢官學

士再進貳卿

帝曰咨汝司寇汝明汝歷司空遂作宰

衡惟汝出入旣勤以清

帝坐法宮公在

帝所

帝曰巡方公未或處凡

帝左右公侍公輔惟公淵

箴河文集卷十六

七

然獨與

天語公之大文爲世楷模圭璧啟積天光爛

舒明河在心手宣

制書

帝曰俞哉燕許蔑如公

之嘉謨內告外順導養善氣恪守先進風度 殿庭不失

尺寸自三十年朝士典訓如何疾革哲人不壽童守膏肓

簣啟足手

詔以醫來藥餌在口

賜園佳哉長呼

皋某

帝聞震悼一來臨哭親奠以酒視其續屬慨然

作詩哀其文學日色風聲相助悲感

帝咨左右覆之

錦被

命入城斂陳設喪次曰咨禮臣以賢良祠賚之

千金其議子諡嗚呼惟公

朝之大臣生死禮遇古所罕

聞惟

帝知公敬慎其身公受

帝知惟公之純凡

我同官及於後進眷想儀型涕何可技老成有典大雅遺
韻致薦酒殽俟靈之餒

祭錢文端公文

於戲東南之榮詩鳴有道錢先發英沈後起老 國家之
盛武者文徵兩翁年頤應瑞以興沈公之歸錢公歸存實
賡 帝歌視古坐論三十九年正月人日道山迓公士
林若失公少游北詩傳津門百兩之賦比玉鏡溫鄉舉甲
畿後庚上第拾級玉堂裾飄卸砌宣 諭關中自陝之
西中和講德子淵名齊文章職業代言稱 旨在雍正
年受知莫比校士赤縣 內庭入直遭逢 聖人超次

筭河文集卷十六

八

越職初以學士擢副通政研丹黃閣司寇秋令旣佐秩宗
經筵侍講朝士宗之鉅海受港維壬申年公始移疾乃
賜珍藥曰汝康吉旣曰汝鄉有還鄉水汝歸優游汝
恆不死公再拜歸歸而霍然曰迺 天命臣地行仙惟

帝時巡江南三謁公先南人謳抃黃髮井來京師扶
杖祝 釐晉秩尙書宴觀冰嬉蓬瀛仙人公爲之長九

老來斯香山同上 詔侍郎子實左而右昔就邀攝茲

從介 壽自 天之賜亦聿孔多文章耆耆四海所

歌二十餘年 帝歌公廣沈去錢留咏我太平東南協
氣二老應之爲 國上瑞非獨其詩嘻年九十公遠萎乎

帝詩誄之一老之徂追贈太傅諡之文端節終之典
公歸曰完初公老歸正言入告 聖人容之乞獻禮耄
比遺疏來言之逾直天健倣息日中惕旻仁人之溥君子
之善公曰大臣歿而克踐惟公所立前輩風流門下門生
我思悠悠公之同姓我師先殞再卽歲春哭公孰忍古吳
之南德產樵李疇昔噩夢孰呼起起酸不坎窞紉不車麟
爲文莫遠鑒公之神

祭王文莊公文

嗚呼西湖之濱環山浸水秀美而明產推貴里爰生我公
流光自遠在 國初年隱德憲憲公祖職吏從潞藩縛立

晉河文集卷十六

九

談軍門全城命託當時杭人謂文無害德足達後其門必
大洎於公考國子服官先生入學六館曰賢其教六館惟
民生厚行也徐徐以孝悌誘作大學志手屢易藁曰古成
均釋菜惟好用累厚德我公誕生公生之初歲月重輪親
命子名并錫以字昔秋瑞甫今率哭諱公之成童其光英
英鳳翔麟履鄉舉發名祁陽文肅主浙拔尤茶陵彭公禮
闈相攸戊午八年登乙丑第一甲三人句臚唱最三載館
職 御試戊辰公以高等遂登於瀛粵東使者日惟不
足校文萬千并海外錄入 內供奉其容温温金鐵鉤畫
職寫 絲綸遂佐宗伯協治司空侍郎迴翔洵貳司農

主秋試士及江南西癸未禮部文昌祿司

詔爲館師

教庶吉士文字職業公官齒齒公之得人不喜標榜

天子知公小心獲獎造膝數陳善全其類人問溫樹公則不對公掌宗伯卽地官眞公曰守官朝赫赫聞朝廷求書

廣張四庫錄於 武英殺青竹素 命公總事萬卷手

校一字三承目治無眊同升翰林進士改銜公之推轂士不滯淹推公之心徧報宿學聽其言善休休未邈公遣

清時以文字達金馬石渠饗飢飡渴 天子嘉公蕃錫

及屋堂懸 御書二十四福門生更端福來頻頻公曰

及茲昭我 聖恩如何俄延一仆不起莊生蝴蝶傳語

荷河文集卷十六

十

仙矣薨 聞悼惜十人醞酒曰且倚用年胡不久書局

設置毋改曰因 帝之知公公歿逾聞凡我同官逮於

僚屬餞公神歸煙水極目清醴潔肴公歸尙格執紼送南

鬱蔥佳宅

祭蔣文恪公文

嗚呼諸福之物可致之祥惟公有之相我 太平惟公起

家相國元子天之所生世濟其美良金爲品良玉爲德學

在於家器成於國早歲登第大文大名鳳皇翩翩來儀

禁庭在雍正年文肅薨位 世宗震悼哀榮孔至

詔公葬畢就職於 朝翰林清切其望遂高今 上

卽阡學士得人內則貳卿外則撫軍於楚之南 帝試

以事公行肅肅宣布德意 帝曰汝賢汝官於都貳卿

正卿司徒相子初參政事乃 命以相黑頭三公中外

仰望公之在相天下大釐寅清百職和會四夷方今

天子文武神聖 王師西伐恭於 前訓俘其大長

闕我版章二萬餘里西極享王卷髮睥目佩劍入侍五色

天馬流汗噴沫功成告天全付有家山海萬國梯航無涯

十年以來惟公入相 天子眷之恩澤予貺 御書

以賜曰汝韋平汝繼汝父子孫逮曾汝膺多福其相子治

文敷武成公逢其會古之相業不見於外又考其人以論

晉河文集卷十六

十一

其世唯公之時事 聖天子殊恩異數罕與倫比唯公

之賢 天子任之自始而終益隆不衰疾 視其寢

歿 臨其斂古禮禮臣公其無憾嗚呼我公篤於文章

愛士之意休休可忘通籍以往屢典文事入校出考再主

會試自戊而庚天辰一周得士曰盛國琪天球奇材樹立

唯公收羅受之以谷長養太和公時從容進門下士

賜第周遭芙蓉綠水公乃命酒間以習射倡酬歡甚宴笑

卜夜顏色孔和風度則偉哲人其遠門牆尙邇公之備福

年五十餘何如日月我公不居公於天下幹輪元氣不獨

吾徒知而流涕薦酒爲文爲公誦之神靈來格以慰余悲

祭錢公文

嗚呼武肅後人族大於蘇錢公特起文采甚都公之名父庸亭先生

仁廟之初以鴻儒徵生子五人公居第

四白眉尤良秀出羣季惟公之才碧珠丹璫文章早成驚其長老公有仲兄既貴爲耶喜謂弟言我家珪璋遂以公名上薦於朝

先皇召試千古之遭公足於學復

此奇遇濡染大筆典則以麗喜雨賦成

天子色霽賜

之筆視凌雲莫比

詔汝兄弟舉不避親汝往於蜀欽

哉治民公拜手言臣有老母願官近省敬佩墨綬爰改命浙爲嵎縣令新礪一發刮除民病公仕未久遽聞母訃泣

笥河文集卷十六

十一

血長號奔喪以去公之至性篤於本根風樹之感養不逮親自此以往澹於榮祿服闋三年家居不出公善文章復工於書恬然終老筆墨自娛後學諸生執經日進侍立弟子冠珮憲憲公之立心揚清掩濁盛德所薰金玉渾璞且其生平仗節好施里中故人以爲依歸以此益貧壯遊四方名山大川胸中所藏家無長物有子早卒兩孫成人錦鷗翠鷁公六十餘倦遊乃歸明年長孫高舉崔巍越歲甲戌遂成進士官於武部迎公至止公以文名率老於遊再世而貴天道之周孫官清貧公顧而喜晚歲以往詩格益美令婦上堂孫婦踵後奉養旨甘公可以壽如何不弔孫

婦云亡大年深悼公歸帝鄉令孫萬言實承公重斬焉衰
經惟有長慟神傷如何況此毀甚公鑒萬言嗟何以任某
等仰公令孫同年不見我公惟慰萬言敢致此詞以爲公
奠公鑒斯文來享薄薦

祭莊公文

嗚呼二宋之家兩蘇之父天文人美曰以德聚惟常之郡
吳都會所峩峩莊氏族望室巨抱珪曳組名聲隆隆越幾
百年實生我公公生而成有德旣豐若珊瑚枝暢茂海中
少奇於文長篤於學爲名進士詞館卓犖鸞孔之羣高鳴
鸞鸞篇章明富燦爛晴旭時惟

世廟詔於吉士有

笥河文集卷十六

三

能治民子用嘉美或以公言帝曰汝史汝令於畿子嘉汝
理公乃承命最於其官乃吞出守乃巡台温 朝廷知公
幾歲數遷公仕所至其德在民公旣老壽乃引年歸南北
之人皆曰公宜到今言者無有異辭公之盛德不愧厥司
嗚呼我公其施未大良金完玉石隱沙射精理閱苞畜極
而罅曰顯於令子雙美無亞惟宗伯公爲公冢子猷黼之
學佐乎盛世其仲本涓列官學士梧桐鳳凰 天子所
使二子在朝公老於南士林想慕古之達尊聞公誨子致
書每云以正服官以謙持身以故公德足致其福丙子鄉
試使者四出本清奉 命有閩之役宗伯於浙若先後

躅二子將事道並出常陳詞省親 天子所詳曰汝畢

試徐來弗遑異典盛事伯仲肅將便道還家留十餘日公與夫人朱顏黃髮六親咸來吳語滿室天錫之榮公德之實如何不弔公之逝矣嗟德之延胡數之止初有術者曰公北美必第一人足應厥祉公 廷試時其名早聞或

以第一告公退禱神願廣此福錫我族人傳者則妄公意之純及宗伯第名在第二本涓繼之遂冠 廷試天道

往復其理甚祕如公隱德昭哉有自某等仰公與本涓友屬年家子知公之厚吳雲蒼茫無由奠酒爲文以祭長望南斗

弇河文集卷十六

十四

祭周先生 全錫文

嗚呼於越之遷嘉禾之原代有名德啓我達人惟周得姓原本忠厚善積餘慶發也必久我周先生有德而純詩書之效成於子孫先生有父自稱澹園三以禮飲坐於鄉賓以故孝友世世載之生我先生鬱爲儒師先生父喪骨立嘔血事伯兄謹不觸顏色指繁齒眾別屋乃容兄命卜居梅花涇中先生奉母馮太安人屋火而構數楹初成兄年且高遭無賴誣迎兄來事幡然歡娛馮安人終哀餘禮盡來觀喪者感而涕隕先生學成數困有司明月之珠網漏夜輝先生有子皆能文章琅玕樹三羅寒翠堂父子四人

插書萬卷晨提夕哦聚星上見使者來部咸知其名經師
家授兩漢諸生試輒高等屢舉不選先生笑言吾學無落
諸孫跟之行謹詞放萬人之敵其軍始壯身力孝弟奇文
滿門先生樂之幾於忘貧百尺之桐九折之水直上五雲
旁潤九里乾隆辛酉伯貢太學庚午伯仲鄉舉同錄明年
禮部仲魁天下廷試三人遂掩羣雅 覃恩歲申薄海
內同其時先生以翰林封惟先生德報始及之季子諸孫
科第摘髭癸酉仲葵甲戌伯榮暨弟三孫進士實成伯官
於衢孫入翰林先生之學旣得於今聞之有道不急於聞
其中汪洋名流若奔不貴其名亦貴其實先生之家古人

笥河文集卷十六

五

之吉如何天道或未可言仲之歸省中路溘焉伯之在衢
感鵬不返骨肉痛傷賢者可免況我先生年已七十少而
持喪口血尙溼令孫服闋勉之就官誰與呼起失我賢人
側聞先生其行曲至慕古人法爲田以祭族有不率與之
以杖薰而善良孰忍不向姊氏早寡撫其諸孤四十餘年
如一日初言於當事邑設書院里中文學冠佩憲憲葺乃
學舍濬乃城隍人之所難先生身當手書古文編爲家訓
遇物以誠莫見喜愠凡先生行偉哉古人其後將大先生
之醕某等聞風先生云遠令子暨孫後先同館詩稱不瘳
不見則病職在鉛槧當傳獨行生芻一束其人如何作此

奠詞以助緇歌

祭外王姑解太夫人文

嗚乎己巳之臘余婿於王贊鴈反馬夫人在堂外舅外姑乃侍在旁余觀夫人威儀正方其明年秋余又至泉日詣東室凌晨笑言枕茗榼菓手授之餐操作絮語見其廉勤惟 聖母壽天周辛未晴陽金地照曜綵繡九海老人祝 釐咸會夫人乘輿來觀來莅乃至余家語其女孫喜得見此生七十年又言北人地爐畏寒謂余製之玉體自珍余戰棘闈是時三北壯於爲文風聲火色嚴冬鬪藝犯雪相覓感夫人言亦不遑息比歲癸酉余舉於鄉駕言至

筍河文集卷十六

十六

止夫人喜迎壽眉黃髮顏色甚康款曲累日上壽之祥余官於 朝四年於今玉堂清暇洵水阻深間剖鯉魚起居寄音如何春暮凶問忧心始人之來謂苦河魚晚歲患此知其可虞果以訃至并外舅書命筠爲銘潛然嗟吁余則不文夫人惠我重長者命欲辭其可金石垂示必書其大有懷不盡請書碎瑣夫人之家鴈門得姓少小知書不喜妝靚翠輶御歸燕私相敬孝於堂上得之天性君子服官夫人相謂二親老矣子行我侍自爲學官大夫旣貴親行則從反亦與至子官奉天欲以輿迎夫人曰否姑在不行以禮御下不見色聲孝成其賢非爲令名夫人三子其一

已出撫之如一如鳴鳩七中子之隕夫人自失過時而悲以逮於疾故其旣終二子毀哀同聲一慟聞者徘徊夫人誨子用嚴不移諸子成立夫人之思夫人生平好禮釋氏服御齋潔蚤夜拜跪時時危坐儼然色喜諸孫羅列治家以禮落落大者人難具有夫人能然得天者厚城北王氏爲邑姓右族大指繁見此賢母筠以職事弔不身親不執紼送如何可言女孫會葬陽月上旬令致不腆奠以斯文

祭外姑王母高太夫人文

嗚呼夫人之逝歲已再易筠始走哭奠於柩側往昔羈官欲至不能去秋遭喪隙駟倏驚迨於今茲始獲一來母儀

筓河文集卷十六

七

邈矣帷堂尙開憶己巳春筠在甥館夫人肅見言笑款款百兩旣歸夫人送之其秋反馬在寢之西嘉羞潔餽夫人手擘茗椀酒杯惟余所適是時下元月掛青箱翁呼余登環峯夜明引白移輪更酌於房出步中庭燎燭在堂翁坐於左夫人舉案相莊如賓退而竊歎癸酉余往夫人如初筠以鄉舉夫人有愉比余職館久不出都自癸徂庚八易居諸內弟筮仕板輿奉迎辰秋母至華髮星星三年在京相過頻數夫人清甚刻琢冰玉余嘗從容勸進藁藥夫人笑言我自知略我年將老無非平生婦行惟庸庶幾易能行將就木子銘勿忘筠謂豈然其信曷傷吁嗟夫人事舅

姑敬事夫以柔得順之正貴不以矜富而能貧王氏令母
有如夫人謂筠爲文以銘相屬筠豈敢忘書之總服今者
走哭先此奠詞爾壻爾女夫人爚之

祭茶陵彭母譚太夫人文

嗚呼夫人之德嬪於有彭竟陵所望來茶王城僉曰配德
曰歸夫子旣宜旣睦相我公家室公生嶷嶷有文光芒景
軸載腹傾五色腸夢賦大人其聲摩空中閨相答乘雙鳳
龍旣選於鄉登名春官瓊琚戛攬玉堂清安惟時夫人雅
職中饋考評精擷韓張高會 天子命公司文軌則浙

水東西蟻貝翡翠浸以經術敲其光華夫人偕行清瑟相

寄河文集卷十六

十六

和公屢有命於屏於藩 帝曰汝來綸綍予宣公之再

罷留於京師 帝曰嘉汝總是憲司出朝入息莫不嘉

柔大帶織紵鳴璜酢酬公年逾耆其歸徐徐夫人始來歸
則與俱禮稱從夫夫人之正年均以貴天命攸慶公之實
學後進同仰夫人相之配德無爽扶風笛孤東野模折如
何夫人不延而逝公之立朝以人是取斷斷愛才不啻其
口以故及門羣材爛然松桷桐題匠伯鑿觀凡我後生私
淑自喜聞公之風爲夫人誄韶山女遐湘江娥永角鯉咸
池文鴛悲井陳酒有罇覆殺有盃敢以斯文奠之天南

祭章學誠之母史孺人文

嗚呼會稽之史歸道墟章自宋以來兩族相望史以才顯
生女有德如謝家昆陳詩麗則姊迂其言父曰耐思第九
在室自樂縞綦間言所志布襪短袂便持井臼古桓孟類
所好書聲嫁得秀才驥衢先生士曰闔哉先舅早世君姑
曰沈仁及盜僮勿取釀瀋乾餼在困若貧可取用厚薄財
室懸楮柱出鏡匳餘供旨與甘姑歸自杜圍燈佐談姑榻
說史夜淡進酒來朝石甌婦拮据有姑復手記米鹽零屑
婦悉肯綮市簿手挾月日不淆逋貸不隱鞅法武兵家治
以謹一粟一絲我竭無假貧富賤貴不改曰雅常佐族母
司祭支三章氏父老不如婦諳手定祀口傳於其家姑匱

笥河文集卷十六

十九

□□□十倍加夫子北遊三年鄉舉歸來篝火哦答紡語
再捷禮部壬戌罷歸十年教授賓豆出閨史之諸昆嘆傑
丈夫章之舉族曰賢莫如辛未夫仕湖北應城不枉民獄
不減警兵夫人坐相諮諏則中謙不外言相玉矜重樽節
日食室械一匱餘金投隙曰吾養福丙子夫罷代者苛責
發千金償識遠巾幗曰妾知君無我負人天地出財哀益
富貧君一甌來以一甌去賦歸去來藏此有故罷仍居縣
不殊官時昔不知糲今精不知有子學誠戊子舉副夫亡
從子京師家就章僑於北亦數十家拜母於庭嘖嘖嘆嗟
史有諸子謁選於都曰我少聞異哉九姑學誠舉鄉遂成

進士今年戊戌謂母□子母雖色喜勉以謹正自幼誠之
自百家姓□其□語成學誠學古賢母誨匪博而約吁矣
母逝吾儕綴文表此彤史慰子學誠

祭李孔揚之母朱太宜人文

嗚呼於越之族輒大於燕不於京師京之西偏惟北都會
南取其英仙李之根大蟠而成同人先生善詩工書猶子
蔚堂詞摛諫杼諫不以名詩惟其實曰太宜人教之有日
太宜人節在中年守贈公不祿三孤左右諷之一經無厲
顏色母欲無言子恭抑抑徐徐請母兒得無罪母曰改之
子奮益倍三子皆立少者顯通母節以貴獬服僮僮繪此
觸邪用旌永貞五色書之子揚母名母詔蔚堂汝母直沽
以父厚德長汝諸孤汝數奉

命出試省士汝毋失人

子繼父志蔚堂謹受校士篤勤黠竄朱紫輒選聞人其在
臺中矩矱退進不撫無實僚友成信人口母教習貫成之
惟母曰宜足以名之母事君姑克養惟孝姑曰兒死兒不
死肖視事我婦如兒事我孝子孝婦人曰母可八十有三
天壽之優如何不延感嘆黨州薦酒設殽再拜以起式我
之鄉符古女史

祭同年錢萬言婦張安人文

嗚呼安人之悼文通擬之惟吾萬言多情益哀言唁萬言

備聞其語與其安人佳哉賢侶安人氏張同蘇之八年十
又九日歸於錢萬言書生其家故貧有祖暨母孤於厥身
安人在家長於母氏無父同悲相憐我爾自其來歸爲姑
所愛敬事王舅必先其意萬言少年文章凌發水心之劍
光偏寒月安人奇之子文可喜晉鄭萬頭一揮可洗萬言
愀然今試癸酉吾知吾文吾貧無友安人笑言子勿爲意
勉張子軍試事可計退而自謀拊擋嫁飾非我所蓄不有
今日珊瑚之釵爛爛生光照以秦珠金芰中央出贈萬言
萬言駭然子用治裝勿復遷延萬言遂行試名上列歸自
棘院老人愉悅安人勸之子無懷安成名京師相見明年
盡出嫁衣我以子遺萬言乃行應禮部試果成進士官於
武部麒麟之材馳驟天路萬言請急暫還於里惟祖暨母
撫之益喜退與安人相見恟慌安人笑言我鑒不爽此事
故奇傳爲佳語至今萬言言之惻楚回翔鄉土就官於京
奉祖與母安人偕行舒舒翠帟先以鵠舫晨雞宵燭鳴珮
以相耶官清曹其貧益甚茶竈蔬盤安人所任安人素羸
拮据致疾萬言服官不令煩鬱病勢輾轉久而不支萬言
乞藥小愈復危良醫卻走藿餌無力安人致辭子費無益
安人雖病甘旨弗缺王舅君姑憐之莫活昔王舅疾舉家
倉皇安人祝天已而壽康至是姑氏復染時疫安人臥牀

湯藥手擘夫其純孝天性蓋然君姑之愈安人不延姑起視婦執手與訣萬言多情夫何可說同年弔之萬言泣然曰實佐予相莊十年予祖母愛憐而悲豈曰能順不知其違嗟乎安人德長年短萬言悼甚魂兮無遠凡同年友來唁萬言酌酒於卮荐殽在盤爲文以祭謹著懿美安人鑒之萬言其慰

祭尹均之母王太宜人文

嗚呼我友佐平實有賢母相其三世以昌其後佐平在官古貌而雅同年稱之以爲長者歲次丙子母年七十萬里稱觴賓客咸集筠起爲文鏗鏘動聽佐平拜言余母實稱

哥河文集卷十六

三

今又六年佐平聞赴匍匐天涯地拆無路同年致弔屬筠爲詞佐平告余泣血而悲曰外氏王爲南豐令母生大家天性端正外王父喜試以家事黠嫗巧婢肅然進退十七來歸與父相莊青絲三百白璧十雙斂抑貴盛謹執婦禮榛栗棗修雞鳴蚤起事我王父暨王母楊是時王父謁選當行行橐如洗踟躕未發新婦告姑請鬻釵帕以佐舅行王父就車從此服官王母與俱令吾父母留視松楸家政大小吾母所優吾父少年擁書萬卷卜築城東其文善戰招諸名士朝隴夕磨吾母蓄酒旣旨而多出飲諸公莫不盡歡咸謂吾父君夫人賢丁酉鄉試父舉巍巍踰年報罷

王父母歸北堂榮榮松柏逾茂吾父吾母晨昏先後是時
先祠丹堊剝落老屋過夏風雨撼擢王父顧之父知其意
越召匠人下砥上戴吾母率婢炊薪飯工揮汗不休晷照
入櫳久之屋成王父意舒吾母之勤猶在做廬先王母奉
侍疾侍斂哀禮之餘三年奄奄王父命父服除當仕父意
遲遲母曰夫子君舅老矣我代子職諸兒我教君勿刺刺
父官粵西獨吾母居問安供食擇所嗜儲手和以奉不假
諸婦王父曰嘻如子左右我先王父好義平生母得其意
先於別聲每有所屬趣命諸子旣辦以告王父色喜曰我
諸孫事之當意母之孝思曲折乃至比王父卒八十有五

奇河文集卷十六

三

吾母治喪無悔歸土父奔喪至一慟而蘇徐問棺身及屬
纊初母泣而告父益泣然恨我不死子庶罔讐終喪不出
家居歲九父率母老古云嘉偶自吾父終母六十三天寒
竹爐爇火夜談乃謂諸兒吾老且死兒讀父書庶幾吾慰
汝家祖父以一經傳析薪不荷或赧於顏當中夜思爲顯
揚計使未亡人得見下地鍵諸兒戶不令出遊祿在言行
所戒薄浮身先諸婦勤於操作吾母終身志在澹泊歲在
癸酉均舉於鄉獲成進士官爲庶常吾母馳書勉以稱職
當師昔人文章報國均愧母言改官需次庚辰兄增以鄉
舉至兄弟執手問母當安兄言吾母神明珊珊米鹽瑣悉

秩就條理遊子聞之累日狂喜如何吾兄下第將歸吾母
赴至五內崩摧聞母無疾四月初九不豫小臥進羹良久
起命諸婦沐浴朝服坐於中堂盡召親屬曰告增均四方
有志勿爲吾慟吾今當逝嗚呼吾母始終念兒兒在萬里
如何其悲子工古文爲誌母藏筠再拜諾復於佐平備聞
子言母誠賢母孝於舅姑爲夫良友率以母教教子有立
相乃三世德與古及是日無憾筠當著之子歸萬里勿毀
而哀滇水漫漫雲山萬重待子執紼乃安幽宮余豈能文
重子之請交子兄弟知母概梗先舉母行書以致奠酒清
散潔靈兮毋遠

笥河文集卷十六

三

笥河先生祖籍蕭山曾祖來京師父文炳入籍大興
官陝西盩厔縣知縣先生生於盩厔九歲返京師少
英敏博聞宏覽於學無不通解經宗鄭孔兼參宋元
諸儒之說論史宗涑水而歷代諸史亦皆考究貫串
證其異同先生不欲以文人自隘而其文博於考辨
反復不休觀賦頌諸篇喬皇典麗實一代不朽之作
尤精於小學在安徽學政任時序刻舊本許氏說文
揭以四端曰部分字體音聲訓詁以爲士子津梁乾
隆中開四庫全書館先生倡之河間紀文達公成
之天下之言實學者必推二公故先生之名與文達

埈生平著書多未就餘稿亦散佚不傳文十六卷子
錫庚編次又彙輯當時諸名流所作表狀傳記爲一
卷冠於首先生負異才受

高宗知遇之隆未獲大用其請正經文訪求遺書諸奏疏
裨益學校不淺也嘗督學福建與弟珪相代一時傳
爲盛事閩士攀轅走送數百里不絕又人各饋一石
積試院成山起亭名曰三百三十有三士亭其生平
之學問行誼可想見已光緒十三年丁亥端陽後三
日王灝謹識

荷河文集卷十六

